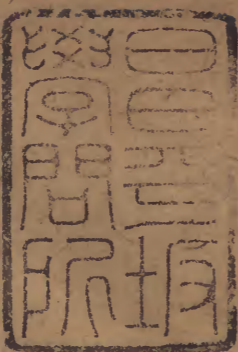


青浦縣志

釋道藝文上
藝文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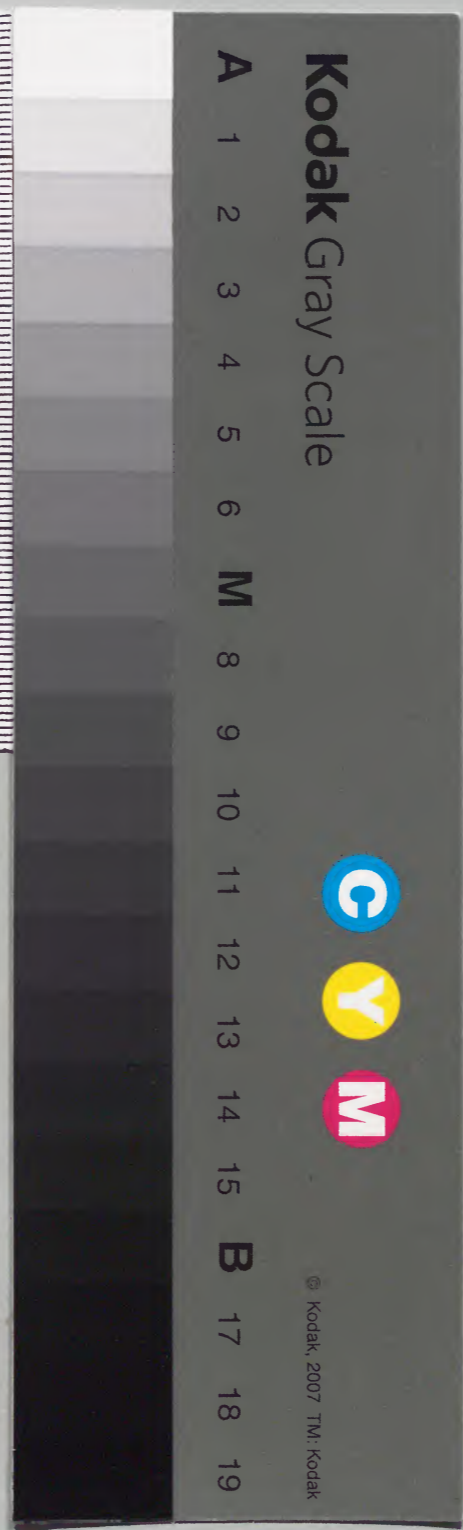
卷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七



漢書門類			
九〇九	二號	二函	四架
一〇	二架	四函	二架
一四	冊		

內閣文庫	
九〇九	漢書
二號	
二函	
四架	
一〇	
一四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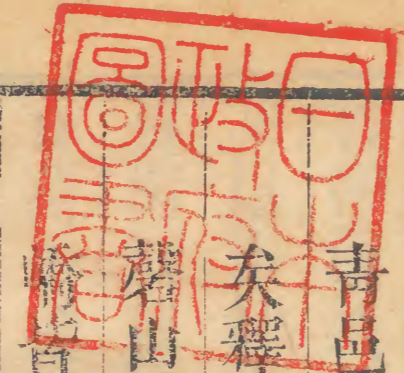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92
冊數	14	(13)
函號	292	35



青浦縣志 卷三

釋道

淺草文庫



青邑寺觀率劫於宋元唐以前衲子羽流已不可考矣釋家宗多而教少宗門雖以臨濟為名其寔笑岩碧山之傳真叅密究者亦未之見也然中峯紫栢雪巖曾駐錫於此流風所扇當有聞而興起者至道家莫著於彭素雲或為正一或為全真其傳莫得而知惟周邠裔受洪宣頗著神驗茲俱就可考者錄之如左

德聰仰姓姑蘇人宋太平興國二年尋船子道場至松江

超果寺居士范仁寵迎至奈山東峯蓋茅庵居之終日不言惟好宴坐懸佛書梁間塵積寸許人問之曰如人闔家書一見乃已既知其義安用再讀又曰古人貴行吾何家哉有叩者皆默如也或潛刈廬傍竹木有二虎出籬間刈者驚去衆始以爲神二虎名大青小青師行輒隨之冬雪嘗閉戶四五十日不食天禧元年正月旦自言今不復住此以七月六日坐滅

會暢聞人陳氏子居隆福寺日誦法華夜禮彌勒三十年不輟故人呼暢法華嘗夢登一閣有人指曰此堯率天宮也師壽七十五當來此暢曰我願得八十歲誦經滿二萬部不願遽上生也祥符中壽八十果示寂闔維時體呈色潤舍利皆五色

秀道者初居東奈之華藏菴晏坐中間潮聲雷涌俄見大士乘巨鰲冉冉潮端因更名菴曰潮音居久之愛兩峯中巖絕處結廬其間建塔山頂營普濟院工畢積薪自焚而化

希最字妙悟潮州施氏子出家受天台教於錢塘慧才繼流愛而畏之號曰義虎治平中講經於青龍鎮之隆平塔院尋居勝果寺寺有鬼爲祟師爲陳說輪迴因緣鬼悔謝自稱漢烈士沈光自蒙懺解已生他化天矣元祐五年六

月六日說法作偈坐亡

法寧傳雲門宗先住沂州馬嶠山淨居寺航海抵青龍先

是章袞母高氏夢天神囑曰古佛至矣值師來遂迎至錢

氏園是夜地中光現發之得碑云大唐禪寺福德橋下又

得金剛佛像因建寺尊奉焉縣令柳約

按府志宋時華亭縣令題名有柳林

無柳約恐即此人也

表聞賜額淨居後右丞朱諤邀主昭慶寺以終

今方丈東偏即其塋處

妙普號性空自號桃花庵主漢川人事死心禪師獲證抵

華亭追船子遺風結廬青龍江上吹鐵笛放曠自築建炎

初徐明叛道經烏鎮普荷策而往賊怒將收之普曰大丈夫

夫要斫即斫何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賊進食普食畢

索筆白書祭文復呼曰劫數旣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

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賊駭異稽首謝過衛而出之

一日集衆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塋一省燒柴二省開

墻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

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乘木盆順流入海笛聲嗚咽見

於蒼茫煙水間以笛擲空而沒後三日沙上趺坐如生衆

茶毘之奉舍利建塔於青龍

明本錢塘人居天目中峯初誦金剛經至擔荷如來處有

悟後觀流水忽然超越自是說法無礙元仁宗朝賜號廣

言江州志 卷三十一 三
慧禪師與趙孟頫交善築草堂至爲之運泥塗壁孟頫妻
管道昇稱記弟弟子後來雲間棲泊柳上伽藍荒涼宴坐
自得及沒賜謚智覺有中峯語錄行世

密古字太初號竹深錢姓儀鳳里人壯歲棄妻妾出家館
小蒸曹氏者數十年堅守戒行亦能詩有白雲謠集

妙覺朱姓七寶人在家祝髮苦行修持背後涅心經深入
膚理發願誓戒兩手各燒墮二指年六十餘無恙忽沐浴
更衣別鄰里及其子曰吾將去矣遂坐而瞑有白氣衝天
隱隱見人狀

得喜錢姓童時依興聖寺薙染長發天目山叩中峯禪師
發悟及歸有施北花園地者鑿基得古石刻錢喜二字乃
編茅以居檀施雲集喜斥其資以餉衆寒者衣病者藥遠
游歸省不給者濟之有渴饑困踣艱苦無告者飲食之死
無所歸殯之中峯書喜見二字扁其庵人咸以喜菩薩稱
焉天順中卜居盤龍塘不三年復成勝刹喜逝緇白送者
數千人

德林廣東人至正間居柘澤廢寺饑寒自若一日語人曰
疇能施我一龕將此色身焚卻人未之信至期說偈云二
十七年學無爲信手拈來獲得渠一具幻身歸四大這番
不受業風吹偈竟火自身起觀者皆矍然膜拜

如泰華亭人常乘小舟游谷水或居葦蘆中洪武二十八年四月過塔院對衆云我初三日去也衆來送我至日以前所乘舟置陸地浴畢更衣對佛說偈曰山僧新圓寂諸人皆不識自駕白牛車親到極樂國衆送至舟所復說偈曰五十九年世上嬉涅槃一日到來催忽然踏著虛空路一去樂邦永不回辭衆入舟又云一枝紅燄起四色藕花香須臾火起自焚

維則字天如諱姓江西永新人得法於中峯禪師遁跡九峯間凡二十載後著楞嚴會解爲梵林所稱

僧辨字如海金澤寺僧戒行精嚴博通義學大藏經悉能誦解亦工詩與錢福曹時中結詩社年九十餘無疾端坐而化

朱道人名松居唐行鎮爲農已有三子二女矣嘉靖三十年遭倭擾始齋戒持淨土佛號禮五臺遇高僧得傳密囑歸而冥修默坐不問生事見其子畜豕皆放去爲說輪迴因果舉家感悟四十一年四月忽見有童子報以寂期在來年七月五日遂於正月七日詣佘山宣妙寺息緣面壁屆期周思兼高企皆往見之則不食已三日矣問修道不須出家否曰不殊僧俗俱可修道在俗尤易譬如火中蓮花也或以過時爲嫌曰不論遲速但明心性爲本再請

則曰第一貴不貪耳沐浴登山縱火自焚緇白驚異
 道真胡姓居練塘貧為人傭受直扇之器中積二十載得
 八萬餘錢勸之積聚及治生產皆不應入澄照禪院為行
 者時寺燬於盜水啣餘址道真聚石為岸載土寔之基成
 費亦竭先是巨瘤垂耳忽夢大士以手拂之失瘤所在里
 中檀信翕然皈依塔院之興行者力也

真可字達觀晚號紫栢老人沈姓其先句曲一作吳江人年十

七宿虎邱僧舍聞誦八十八佛名大悅晨即剃髮至京師
 叅徧融笑巖發明大事南歸以宗教並舉為諸方大師興
 復嘉興楞嚴寺刻大藏於徑山既而游房山石經山進隋

淨琬所藏佛舍利慈聖太后迎入宮中賜紫伽黎南還來
 泖塔攜慈聖所書尊勝經暨魚籃大士像送澄照禪院供
 養深夜趺坐遠近見神火隱隱或出樹杪或遶塔院及去
 遂不復見後以妖書案祠被逮說偈趺坐化於詔獄
 麻衣和尚不知其名冬夏惟著麻衣故以為號性嗜酒談
 人禍福歷歷不爽往來無定遇酒即留一日與衰經素冠
 者同舟見其人有褻容忽莊語曰和尚求此冠不可得君
 何為乃爾其言動不測皆此類也歿後塋於廬山
 圓信號雪嶠寧波人與天童圓悟同得法於龍池正傳圓
 悟法門甚盛傳衣者十二人再傳登獅座者至六百七十



八人而圓信終身不付一弟子初任武庚雙髻峯後居徑山又自徑山來柰山古沐堂繼遷頤浩寺風標孤峻瀟灑自知時目爲散聖禪云

通容字費隱天童十二弟子之一來遊九峯閉關泗洲塔院著五宗嚴統又嘗卓錫優曇庵及慈門寺緇素皆重之淨斯字百餘南陽谷氏子傳洞山宗因叅邛弁山瑞白聞鐘得悟年三十七開堂青龍隆福寺八坐名藍九會說法臨終書偈云生年五十復零六大事因緣今已足釣罷金鱗歸去休漁翁不向蘆灣宿

宏歇字徹崖游姓黃州諸生二十八歲從圓信於雲門掌書記繼進西堂晨夕問答直入其室圓信歿擇柰山居焉門庭闐然椽窠鶉衣自安蕭寂丙申秋無疾而逝年四十八其徒頓本字古木建塔於沐堂西麓

通證字超澄號語石羅姓父眉山從事丹青有名三吳間證祝髮於圓津禪院禪誦外嗜畫以太倉王鑑爲師王時敏扁其居曰墨花禪山陰高士戴易贈詩云松雪楊林喚鳥頻雲林老去不逢人卽今留得殘山在何日圓津一問津又太倉王撰詩云老筆仍將董巨師蒼茫雲樹墨淋漓箇中三昧無人識輸與禪翁獨自知王原祁詩云初地工夫學巨然清谿灌木起雲烟廿年精進頭陀老可入米家

書畫船其推挹如此又照初字貞朗號雪菴程姓父舜龍
新安縣學生家於崑山照初年十三來慈門寺出家旋住
圓津禪院與通證爲法兄弟亦以畫名其徒心蔭號蕉士
寫墨竹入能品後有實旃繼之旃字旭林游維揚住維摩
院運使盧見曾紅橋雜詩云足繭千山消未曾軟塵過眼
莫生憎綠楊城郭紅橋寺合著雲龕老畫僧蓋指寔旃也
又續行字岳庵兼工篆刻撰墨花禪印稿續行徒本實字
振華能世其業以王原祁爲宗

達真字簡菴姓楊氏內閣學士瑄之叔受度於松江超果
寺居西來堂尋居廣富林之福城菴戒律精嚴通內外典

兼書畫尤工翎毛花卉戶部尚書王鴻緒以其畫扇進御
聖祖仁皇帝稱善於是四方爭購之雍正六年世壽七十
有四忽諭徒衆曰汝等善自護持明午吾當逝矣衆問師
何之答曰他家自有通霄路不向他人行處行至期檀信
雲集遂沐浴更衣向衆作禮而化

實源初名三友居白鶴江投來青閣出家自號梅花船子
放叅之暇愛寫墨梅刑部尚書張照構別業於橫雲山請
以住院適鑿井有甘泉之應更名曰一泉復主福巖後居
蘇州小花山乾隆十六年

翠華南幸實源

進呈梅花長卷

上嘉之晚年北游至京師尋住保定蓮花寺久之入滅
王可交以耕釣爲業居趙屯村三月三日扁舟入松江方
扣舷高歌忽見道士七人乘舫蕩漾中流侍從十餘人又
有黃衣四人持楫一人呼可交名姓令上舫舫中青玉盤
行酒女妓十餘人各執樂器可交遍拜七人共熟視之一
人曰骨應仙一人曰與酒侍者瀉酒再三而酒不出道士
曰命也一人曰與栗一人於筵上取二栗授之栗青赤光
如棗命一黃衣送登岸覓所乘舟不得惟覺風水林木聲
俄至天台瀑布寺前則已九月九日寺僧設食可交厭食

氣但飲水而已越州廉訪使王溥聞而召見之可交長七
尺餘氣致爽朗溥歎曰真仙人也遣吏至吳訊其家言三
月三日墮水死已招魂葬之矣益加禮異後遂絕穀辭妻
子入四明山

彭宏大又名通徹號素雲河南汝陽人幼讀大學至心正
身修恍然有得年十二聞劉月淵論道德經曰我有大患
爲我有身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終日忘歸父壽安
知其志命事月淵爲師稍長登武當時張太和集雲水千
餘於紫霄宮宏大汲水治厨苦役三載得棲神鍊氣秘旨
先游終南授易於朽木老人由閩入浙陟天目過錢塘至

松江居澱山楊樹庵明洪武十五年道士郭得全迎居神山時太祖徧求高逸召之堅辭不赴二十七年八月二十旦起沐浴更衣趺坐問左右曰何時曰正午遂翛然而逝閱七日顏色如生事聞賜號明真子素雲先生命得全守其香火得全字梅若江西人亦學全真有道行

李智遠初居華亭自號谷隱野人後居頤浩寺竟日掩關澄心默坐若槁木然明初亂兵至衆皆逃智遠若無聞者擒之不驚縱之亦不喜事定月餘沐浴冠裳歛身危坐手書詩曰四十三年處世中夢中成夢又成空今朝撒手還歸去木馬頻嘶物外風書畢乃逝

白鶴大仙不詳何代人明初主華亭俞允家允邀之過酒家飲極歡佯碎杯於地酒家持之急仙翁笑曰市中博者有一杯絕相類我爲若博取之一擲而得博徒憤而譁適有擔水者至大仙出百錢呼曰我爲若鱗次立於擔上遙擲之果然又命立一錐隔垣以錢投之悉貫錐上乃驚而散允異之請學仙大仙曰子異日當爲天子命吏何用學此遂去

詹維靜字怡陽揚州人年四十八棄家學道遍歷名山遇純陽真人呂巖於武當授金丹大道嘗過神山崇真道院初居點易臺移居捫雲樓年七十容顏如童後示化於茅

山之乾元觀

曹昉字耕雲居神山能詩喜藏書道風高邁端諒不苟言笑周茂源張大受王原皆敬禮之

周端揆先世爲金山衛指揮父玉如磐石衛經歷明末兵亂率妻子守城度不支同赴水死端揆子身飄泊得異人授符籙書能自解悟久之頗著靈應禱雨驅邪治病其應如響與世俗宏宣清微之派絕不類也晚年寓居天聖莊崇真道院預知死期辭相好及期而化先是七寶鎮有金秀芝者病夢至海外遍山皆桃摘之不得倏見端揆坐樹下向乞一枚端揆摘與之醒而病愈意端揆已仙去矣他日途遇告以夢端揆笑而不答鄉人遂號蟠桃吏云

周維新字邠裔神山王姓子周端揆撫育之因冒其姓旣長願出家慕何宏士道法從之遊盡得其蘊先寓天聖莊道院康熙三十六年夏早知縣鮑學沛請邠裔祈雨立降歲獲有秋先是道士吳教源字紫垣徽州人出家齊雲山至青浦適邑人因龜蛇出現構元武小廟於西郊教源居之誓願剗興歷二十年建玉皇閣復建臨流小閣以供斗姥欲建大殿未就卒給事中王原請邠裔主玉皇閣道風大扇遠近邪魔幽隱之疾爭求驅治應手絕效有致餽者儲之一器粗衣蔬食泊如也積累旣久重建山門及斗姥

閣又撤玉皇閣而新之名萬壽道院置田七十畝爲常住齋食晚年囑其徒劉敏曰用志不紛乃凝於神三教無異法也不飲食二十餘日而化敏亦以道法稱於時兼工詩畫

青浦縣志

卷三
十六

藝文

上

青邑自二陸聯鑣越千有餘年黃門繼軌厥後名人
大相望著作繁苒茲擇其尤者著之各以時代先後爲
次其所著又各以經史子集爲次畧採序跋及見
於他書論說者條繫於下俾義指所歸一斑可觀流寓
所著亦隨時代附入不更分析然其亡者已十之六
七今姑存其目卷數可稽亦存之後有究心經籍藝
文者庶得參攷焉

吳

陸績注周易十五卷

注京房易傳三卷

注京房積算雜占例一卷

周易日月變例六卷

元測一卷

述元一篇

太元經注十二卷

渾天圖注

陸凱注太元經十三卷

集五卷

錄一卷

晉

陸機晉帝紀四卷

晉惠帝百官名三卷

洛陽記一卷

要覽三卷

正訓十卷

吳章二卷

異林一卷

連珠一卷

集十卷

一作十卷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右晉陸機所著凡三百餘篇今存詩賦論議箋表碑誄一百七十餘首以晉書文選校正外餘多舛誤

陸雲陸子新書十卷

棋品序一卷

集十卷

一作十卷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右晉陸雲所著三百四十九篇新書十篇陳振孫書錄解題晉清河內史陸雲撰太康平吳二陸入洛張茂先所謂利獲二俊者也遜抗之後而有機雲可謂代不乏人矣然皆不免其身才者身之累也况居亂世乎機好遊權門抑又有以取之耶徐民瞻二俊文集序晉書陸機傳太康末機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一見如舊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蓋其兄弟以文章齊驅

竝駕於兵戈擾攘之間時號二陸華聞服之久一旦驟得之宜其欣慰而稱道之也吁二俊歿寥寥且千載其人不可得而見矣其文章所謂如朗月之垂空重崑之積秀者固自若也而每以未見全集為恨聞之鄉老曰士衡有集十卷以文賦為首士龍集十卷以逸民賦為首偶承乏雲間二俊雲間人也到官之初首見遺像於吏舍旁塵埃漫汚即闕縣學東偏建祠宇奉以遷焉因訪遺文於鄉曲得士衡集十卷於新淮西撫幹林君其首篇冠以文賦士龍集十卷則無之明年移書故人祕書郎鍾君得之於册府首篇逸民賦悉如所聞亟繕寫命工鏤木以行曰晉二俊文集二俊之文自晉歷隋唐更五代迄於我宋又二百四十餘年湮沒不彰今恍如揭日月於雲霧之上震雷電於久息之中雲間學士大夫宗之仰之有餘師矣書成謹述於篇首慶元庚申仲春既望

張翰集二卷

顧榮集五卷

宋

顧凱之啟蒙記三卷

啟疑記三卷

集七卷

陳

顧野王玉篇三十卷

野王自序昔在庖犧始成八卦暨乎蒼頡肇創六書
政罷結繩教興書契天粟晝零市妖夜哭由來尚矣
爰至元龜龍馬負河洛之圖赤雀素鱗標受終之命
鳳羽為字掌理成書豈但人功亦猶天授故能傳流
輿典鈞探至頤揚顯聖謨耀光洪範文遺百代則禮
樂可知驛宣萬里則心言可述授民軌物則縣方象
魏興功命眾則誓威師旅律存三尺政仰八成聽稱
責於附別執士師於兩造勒功名於鐘鼎頌美德於

神祇故百官以治萬民以察雕金鏤玉升崧岱而告
平汗竹裁縑寫憲章而授政莫不以版牘施於經緯
文字表於無窮者矣所以垂帷閉戶而覲遐年之世
藏形晦迹而識遠方之風遵覽篆素以測九垓則靡
差膚寸詳觀記錄以遊八裔則不謬毫釐鑿水鏡於
往謨遺元龜於今體仰瞻景行式脩昔文戒慎荒邪
用存古典故設教施法無以尚茲經世治俗豈先乎
此但微言既絕大旨亦乖故五典三墳競開異義六
書八體今古殊形或字各而訓同或文均而釋異百
家所談差互不少字書卷軸舛錯尤多難用尋求易
生疑惑猥承明命預續過庭總會衆篇校讎羣籍以
成一之製文字之訓備矣而學漸精博聞見尤寡
才非通敏理辭愈躓既謬先蹤且乖聖旨謹當端笏
擁篲以俟嘉猷經外雜抄云陳左將軍顧野王更
因說文造玉篇三十卷梁武帝大同末獻之其部敘
既有所升降損益其文又增多於叔重唐上元末處
士孫強復修野王玉篇愈增多其文今行於俗者強
所修也叔重專為篆學而野王雜以隸書用世既久
故篆學愈微野王雖曰推本叔重而追逐世好非復
叔重之舊自強以下固無譏焉 崇文總目云釋慧

力又據野王之書哀益衆說皆標文示象曰像文玉篇三十卷又道士謝利貞刪畧野王之說以解字文疑三十卷

通史要畧一百卷

國史紀傳二百卷

陳書三卷

輿地志三十卷

十國都城記十卷

建安地記二篇

顧氏譜傳十卷

續洞冥記一卷

分野樞要一卷

符瑞圖二卷 一作十卷

符瑞圖目一卷

元象表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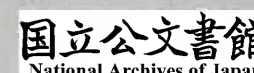
文集二十卷 一作三十卷

宋

梅堯臣青龍雜志

衛虜敏奏議二卷

王逢曰衛侍郎奏藁中乞褒顯死節劄二韓雄巡檢涇州金兵南下守將請降雄乃力戰敗被擒不屈死霍安國守懷州列城皆破懷賴安國以全金衆再至城小不能禦遂自刎家亦被害林已器戰死河東陳



惇河北遇殺李振陷溺於燕王雲聶昌陳過庭出使或殺或留汴陷左右班直蔣宣李福欲率禁旅衛駕突圍以通閣門祇候吳格謀與衛士斬關出劫兩宮於金營竝機泄殺之他若二聖可還之策東南戰守之疏辭義忠激猶霜嚴日皎

衛涇後樂堂集五十卷

胡氏曰集中以奏疏為第一文次之詩又次之卷帙太繁今藏書家亦罕存者

衛湜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

湜自序禮記四十九篇自二戴分門王鄭異註歷晉迄陳雖南北殊隔家傳師授代不乏人唐正觀中孔穎達等詳定疏義稍異鄭說罔不芟落諸家全書自是不可復見繇正觀至五代踰三百年世儒競攻專門之陋學禮者幾無傳矣本朝列聖相承崇顯經學師友淵源跨越前代故經各有解或自名家或輯衆說逮今日為尤詳禮記竝列六籍乃獨闕焉諸儒間嘗講明率散見雜出而又窮性理者畧度數推度數

者遺性理欲其參攷竝究秩然成書未之有也予晚學孤陋濫承緒業首取鄭註孔義剪除蕪蔓採摭樞要繼遂博求諸家之說零篇碎簡收拾畧徧至若說異而理俱通言詳而意有本抵排孔鄭援據明白則亦併錄以俟觀者之折衷其有沿襲陳言牽合字說於義舛駁悉置弗取日編月削幾二十餘載而後成凡一百六十卷名曰禮記集說傳禮業者苟能因衆說之淺深探一經之旨趣詳而度數精而性理庶幾貫通而盡識之矣或曰是書粹聚諸家之善逾數千萬言毋乃務博而志約乎予曰博學之審問之夫子嘗以誨人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顏子親得於師也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孟子之所深造也吾道一以貫之為會子言之也予欲無言子貢未有省也凌節而求躡等而議越見聞以談卓約後學大患也矧會禮之家名為聚訟倘率意以去取其能息異同之辨絕將來之譏乎近世朱文公著詩傳多刊削前言張宣公謂諸先生之見雖不同然自各有意在學者玩味如何耳蓋盡載程張楊呂之說而諸家有可取者亦兼存之予之集說竊取斯義是則此書之博也非所以為學者造約之地耶猶愧寡聞訪論未

盡然六經之典敷暢發明至是粗備或於古聖代闕
文小有補云 陳氏曰衛正叔集諸家說自註疏而
下爲一書各著其姓氏寶慶二年表
上之由是寓直中祕魏了翁爲作序

禮記圖說一卷

凌富古木風瓢集

莊肅藝經

畫繼餘譜

農田餘話云上海莊氏多藏書故採輯甚備元文宗
時講筵語及唐聶夷中詩上詢其有文集否諸學士
皆以未聞對或進言上海莊氏藏書之富遂特旨下
訪其家果有聶集上之勅授某州教授以旌之焉

吳惟信菊潭詩集

衛富益四書考証

易經集說

性理集義

讀史纂要

耕讀怡情錄

陳允平西麓詩稿

石湖漁唱

曹應符春草堂集

邵桂子脞談

元

趙孟頫松雪齋集

青浦縣志

卷三十六

七

藝文

曹慶孫水利論說

東山高蹈集

懷東漫稿

副墨集

任仁發水利集十卷

周之翰易四圖贊

易象管見

錢全袞韻府拾遺

續松江志十六卷

海上方

芝蘭室雜鈔

余瑾史補斷

丹崖夜嘯

金聲錄

玉露吟

陸泳田家五行

任暉東白集

陸厚古漁唱

衛仁近敬聚齋稿

錢惟善醉餘堂稿

楊維禎東維子全集三十一卷

有禮經約春秋定是錄五經鈔鍵

三史綱目史義拾遺史鉞富春人物志麗則遺音均律咏史古樂府勸忠詞平鳴瓊臺洞庭雲間邠上五集竹枝唱和集

序畧粵自元化之運肇生賢哲煥發文章文章之係於世教也甚大矧吾松山水之地為人文之所聚秀者乎余在館中見楊廉夫東維子集讀其文想見其人有先秦兩漢之氣格焉方歸田未滿七十而棲遲於雲間者殆二十餘年今草元閣尚在兼夫望九峯而陟其巔沂三泖而揚其波也習之矣在勝國時登進士入國朝不就聘放浪山水富於文章其序記傳賦詩歌脩諸家體博雅不羣他日藏名山稱不朽余且因文之傳以為光矣維禎春秋定是錄自序柳子曰春秋如日月不可贊也然則高自立論者皆誕也歐陽子曰春秋如日月然不為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然則將以制盲而去蔽則不能不假於辭也經不待傳而明者十七八因傳而蔽者十五六明目者祛其蔽而通其明則其如日月者

杲杲矣維禎自習春秋不敢建一新論謹會諸儒之說而輒自去取之為定是錄維禎竹枝唱和集自序余閒居西湖者七八年與茅山外史張貞居茗谿郊九成輩為唱和交水光山色浸沒胸次洗一時樽俎粉黛之習於是乎有竹枝之聲好事者流布南北名人韻士屬和者無慮數百家道揚諷諭古人之教廣矣是風一變賢妃貞婦興國顯家而列女傳作矣采風謠者其可忽諸釋安拘律敘先生嘗謂律詩不古不作可也其在錢塘時為諸生請律體始作二十首多奇對起興如杜少陵用事如李商隱江湖陋體為之一變然於律中又時作放體此乃得於頽然不知有四聲八病之拘其可駭可愕如乖龍震虎排海突嶽萬類飛走辟易無地觀者當以神逸悟之不當以雄強險阨律之也句曲張伯雨嘗曰無老鍊力者便墮落盧馬後大蟲耳故今哀此拘體凡若干首先生見之且令某評之如何太極生頓首曰真色脫塗抹天巧謝雕鏤太初生曰健有排山力工無剪水痕安曰先生拘體自是水犀硬弩朱屠鐵槌人見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然其中自有翕張妙法此先生拘律體也先生擊几賞之以為二三子知言併錄為



敘張弼云史義拾遺鐵崖傳志及全集皆無之但稱史鉞耳今當從其定名而繼以咏史詩甚得其倫類更附鐵崖傳於後尤當蓋鐵崖之著述固多而自以為得意者亦惟曰吾正統傳吾史鉞耳今傳之所述乃正統辨之全文附刻史鉞後猶狐之腋麝之臍既得其所貴重何必全體哉章懋曰鐵崖自謂余用三體咏史用七言絕句體者三百首古樂府體者二百首古樂府小絕句體者四十首絕句人易到古樂府不易到至小樂府則他人不能惟吾能之若此編所錄者特其一體耳抑揚開闔有美有刺陳義論事婉而微章上下二千年間理亂興亡之故若指諸掌而其命辭皆即史傳故寔彙括而成

陶宗儀四書備遺二卷

輟耕錄三十卷

孫作序余友天台陶君九成避地三吳間有田一廬家於淞南作勞之暇每以筆墨自隨時輟耕休於樹陰抱膝而歎鼓腹而歌遇事肯綮摘葉書之貯一破盜去則埋於樹根人莫測焉如是者十載遂累盜至十數一日盡發其藏俾門人小子萃而錄之得凡若干條共三十卷題曰南村輟耕錄上兼六經百氏之旨下極稗官小史之談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聞其採摭之博備於白帖研覈之精疑於洪筆論議抑揚有傷今慨古之思鋪張盛美為孝子忠臣之勸文章制度不辨而明疑似根據可覽而悉蓋唐宋以來專門史學之所未讓雖周室之藏鄰子之對有不待環轍而後知之豈抵掌談笑以求賢於優孟者哉九成名宗儀少工舉子業晚乃棄去闔戶著書此其一云

說郛一百二十卷

楊維禎序畧孔子述土簞萍實於童謠孟子證瞽瞍朝舜之語於齊東野人則知瑣語虞初之流博雅君子所不棄也天台陶君九成取經史傳記下迨百氏雜說之書二千餘家纂成一卷二百二十卷凡數萬條剪揚子語名之曰說郛其博古物可為張華路畧其覈古文奇字可為子雲許慎其索異事可為贊皇公其知天窮數可為淳風一行其搜神怪可為鬼董狐其識蟲魚草木可為爾雅其記山川風土可為九邱其

訂古語可為鈴契其究諺談可為稗官其資譁浪調
笑可為軒渠子昔應仲遠作風俗通蔡伯喈作勤學
篇史游作急就章猶且傳世况是集之用功深而資
識者大乎其可傳於世無疑也雖然楊子謂天地萬
物郭也五經眾說郭也是五經郭眾說也說不要諸
聖經徒旁搜汎采朝記千事暮博千物其於仲尼之
道何如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
約也約則要諸道也已九成尚以斯言勉之

書史會要八卷

金丹密語一卷

古刻叢鈔

南村詩集四卷

滄浪棹歌

謝應芳龜巢集二十卷

王逢梧谿詩集七卷

楊維禎序畧梧谿集者江陰王逢氏遭喪亂之所作
也予讀其詩如帖木侯張武畧張孝子費夫人趙氏
女丙申紀事月之初生天門行竹笠黃官柳場無家
燕諸篇皆為他日國史起本而有春秋班班乎其無諱矣
詩之官苟未廢也則梧谿之春秋班班乎其無諱矣
吁世之勦故襲殘欲傳於後而逢詩不傳吾不信也
王士正香祖筆記梧谿集七卷乃景泰七年丙子
南康府知府陳敏政重刻陳作後序述原吉家世甚
詳原吉有子掖洪武初任通事司令轉翰林博士兼
文華殿經筵事卒官掖子來嘗以才德薦至京師未
官而卒子輅宣德中以秀才舉授府照磨未幾卒
二子曰顏曰孟不能歸遂僑居星子之東澗祖母黃
母徐躬紡績以教二子俱有成云集首有至正間周
伯琦汪澤民二序序原吉初學詩於延陵陳虞卿與
柯敬仲俱事虞邵菴得其傳與有元盛時楊范諸公
齊驅惜未著其名俟載考之虞卿官東流尹亦序云

釋密古白雲謠

明

孫作東家子一卷

滄螺集六卷

沈易孝經旁訓

大學旁訓

論語旁訓

周易旁訓

幼學啟蒙

故事先知

博文編四卷

錢驥砥齋稿

邵亨貞蛾術稿二十卷

一作十卷

趙琦美跋予敘古來長短句錄邵學訓亨貞蛾術詞五卷天啟改元辛酉二月往澄江省女道過赤岸李近復如一家閱其書目有邵學訓蛾術集一冊凡二十卷乃學訓手筆之稿字畫精妙因假歸錄之後有學菴集古詩一卷云是其子所作不知其名為誰也竝錄附後邵故雲間人其子孫流寓赤岸李君過其家見屋梁間有縑素一束發之蛾術集也因攜歸而寶之乃知人世間子孫為無益千載而下有知音者即其骨肉矣

曹宗儒春秋序事本末三十卷

楊維禎序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作春秋傳後之傳左氏者鐸椒作鈔撮八卷虞卿作鈔撮九卷是又有功於左氏者也惜其文無傳漢張蒼賈誼復傳左氏河間王進於武帝至成帝時劉歆校秘書而好之始立

青浦縣志

卷二十六

七

藝文

左氏春秋和帝時遂立其學而左傳大著晉杜預復表章之而傳有註釋夫左氏爲聖門弟子又身爲國史纂記本末考索惟勤其文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後之言經者舍左氏無以爲之統緒故止齋陳氏謂著其所不書以見經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功此章指之所由也雲間曹元博氏復按經以證傳索傳以合經爲左氏敘事本末若干卷類之精訂之審以備學者之觀覽其用心亦勤矣論者以左氏之失工於言而拙於理好以成敗論人妖祥計事元博旣序其本傳復能權衡其是非合乎筆削之大義是又愛而知其惡爲邱明之忠臣也元博尚以吾言勉諸

逸傳三卷

左氏辨三卷

郡望辨二卷

尚友集三卷

貞谿編十卷

鶴林山居稿三十卷

陶振賦一卷

釣鰲海客集

雲間清嘯集

曹昭格古要論

昭自序畧先子好古蓄法書名畫栗硯鼎尊壺之屬以爲珍玩余自幼性亦嗜之侍先子凡見一物必遍閱圖譜究其來歷格其優劣別其高下辨其真贋正弗怠因取古銅器書法異物分其高下辨其真贋正其要畧書而成編析門分類目之曰格古要論以示世之好事者然其間或有謬誤尚冀多識君子幸而正之
仲天順間增於吉水王功載收攷亦博然琴論後當

入古笙管淳化帖後當收譜系珍寶門應入佐母錄
聖鏡異木應入伽藍香古銅應入古鏡布刀等珍寶
後當設一羽皮如狐貉孔雀翡翠
翠豹兕之類姑存之以待後人

金鉉尚素齋集

夏寅嘗題尚素示子詩云華亭金尚素以清才高節
師表一時有子曰鈍字汝勵拜中書舍人先生嘗作
詩示之當時若吳公訥金公問皆世之偉人
而與先生久要彌固嘆服不去口刻集行世

鳳城稿

管訥蠅竅集

沈度西清餘暇

隨筆錄

自樂稿

滇南稿

沈粲簡庵詩稿

俞允俞氏世系

春曹詩稿

邵克頴學庵集

焦震慎齋集

陸潤玉夢庵集

錢溥朝鮮雜誌三卷

使交錄一卷

瀛洲稿

張璞易髓

府志延采補任沂州沂士能詩者眾皆其教也嘗著
易髓一卷盡削俗占之煩猥直據八卦性情內外互
約為斷簡便多
驗知者尚之

淮陽志

顧英草堂遺集

張弼東海集九卷

曹泰九峯集

張弼云成化丙戌時和在高等獨名能詩且善筆劄
為吏部王文端公所稱賞曰文學政事人也坐累家
居益讀所未讀書夢寐與故人為儔詩益工所刻九
峯唱和集殆時和之不幸而九峯草木魚鳥之幸也
曹時中宜晚堂集

金藻三江水學

緩齋稿

朱應祥鳳山稿

何良俊云朱岐鳳高才傲世新刻小集儘可誦如
嗜酒楊雄甘寂寞忍貧原憲厭繁華亦作家也

張時泰續通鑑目錄廣義十七卷

吳爰雪牕稿

周禋諸家評

醫圃雜言

範圍奇門

一山樵唱

唐時中序畧一山君往來京師遍覽山川之形勝歷
 涉往古之遺跡懷鄉戀闕無景感物與夫歡忻悲戚
 之情一於詩焉發之既歸高堂無恙每侍暇適意山
 水與諸故人詩酒往還先達如東江輩每見其吟咏
 輒噴噴稱歎不已予亦愛其意味深長如清微之風
 長養萬物且得詩人六義之體惜乎才大用小鸞鳳
 不為先生悲也

徐階徐氏族譜

階自序畧吾徐氏世家華亭之小蒸今有浜曰徐家
 浜者蓋吾高曾以前所居也元末兵亂譜牒不存高
 祖以上世系不能詳高祖素仁厚鄉人稱曰徐佛子
 曾祖之卒以年考之蓋先於高祖會祖四子以居隘
 外徙吾祖考季也為贅婿於邑黃氏因居今德豐橋
 獨長子仁留侍養及高祖考妣相繼卒仁亦死無後
 而徐家浜之居遂廢階既忝竊交遊間往往有以譜
 求合族者其所推本多昔時名賢貴人然皆罕所證
 據階聞之先祖無其美而稱之是誣也先祖無美猶
 不敢誣矧誣其所自出哉故今譜斷自階所知為始

世經堂正續二集二十六卷

王世貞序畧世經堂集者元輔華亭徐公著也有奏
 對有視草有奏疏有序有記有志有銘有墓表有碑
 有論有策有說有辨有對有解有引有原有跋有贊
 有銘有規有祭文有書有賦有頌詩有古近體為卷
 凡二十六其文足宏麗而哲體裁濂洛關閩之說融
 會而躬驗之若講筵之沃君講席之示弟子皆務摘
 其精實凡國家典故名公政績下上數千百年之史
 歛而融之亡所望閱即肅廟有顧問咸取諸倉卒摘
 縻洞括章疏有敬輿之精而不為俳書牘有文饒之
 練而細其倨其他誌銘碑表有孟堅之則而起其識
 雖不明其所以而庶猶
 有可窺見者茲集作也

年譜一卷

徐獻忠四書本義

大易心印



洪範或問

春秋紀傳錄

金石文一卷

大地圖衍義

三江水利考

山房九笈

吳興掌故集十七卷

六朝聲偶集七卷

唐詩品

百家唐詩一百卷

四明半政錄

小品

分節叅同契

長谷集十五卷

樂府原十五卷

楊樞連山數學

言史慎餘

淞故述

樞序畧淞故述述松之故也淞有志曷述耶述以翼志也時有先後事有因革類有淑慝迹有顯晦論有久暫志其先則後者闕矣志其因則革者廢矣志其淑則慝者遺矣志其顯則晦者隱矣志其暫則久者

氓矣闕則疏廢則散遺則殘隱則疑氓則亡夫是日
無徵無徵則鄉人曷稽焉曷觀而監焉是故事在志
後則述志有之而今無則述不協於道而志弗及則
述不求人知而名不傳則述久而論定則述述其後
以示備也述其華以示尚也述其隱以示戒也述其
晦以示核也述其久以示公也嗚呼其槩也歐陽子
曰史有欲書而不得書者有當書而不敢書者然則豈惟史哉豈惟史哉

火餘雜著

蒙養正譌

雅歌譜

細林遺稿

莫如忠尚書大旨

質疑錄

崇蘭館集二十卷

張之象韻苑連珠

四聲韻補五卷

韻學統宗

史記發微二卷

太史史例一百三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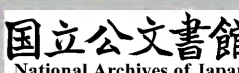
一作一百卷

上海縣志

王屋集

有剪綵翔鴻聽鶯避暑題橋猗蘭擊轅佩劍林栖仙隱十集

何良俊序畧西京創制大闢五言厥後詞人遞相祖襲爰逮魏晉迄於開皇上下九百餘年使代有百人則作者亦幾於萬矣今稽之鍾磔所品才一百十有五人存十一於千百固亦嚴矣然三品之中惟子建



一人獨盡褒美自王劉以降互有譏評則知詩之爲道可不謂難哉惟我華亭地偏江左自機雲入洛繼踵曹劉希馮仕梁比肩徐庾今雖世代縣越風氣遷殊所賴崑邱峯寧猶著爽靈谷水澄泓尚流芳潤故薦紳諸公逢掖數輩富有篇章爭馳王路若我張子元超則又英英挺拔者也間持剪綵集示余曰此之象近作苦於朋遊假索將施於木以代傳寫子爲我序之讀之終卷清麗婉約綺錯流便使鍾參軍復起品裁近代諸家則張子之作將非首爲詮錄者耶嗟乎駿骨猶存寧無伯樂雅音獨奏豈乏鍾期悠悠之談孰是知者廻環吟諷輒爲序之

鹽鐵論集解八卷

古詩類苑一百二十卷

唐詩類苑二百卷

詩紀類林

回文類聚四卷

唐雅二十六卷

張誼大學中庸補注

論語剩語

黃鐘論

樂器圖

字膾

博雅

事林廣記

中唐詩選

名文拔翠

陸樹聲詩文集二十六卷

有汲古叢語清暑筆談耄餘雜識陸學士題跋善俗禪議鄉會

公約陸氏家訓適園雜識病榻寤言長水日抄禪林餘藻十一種

樹聲善俗禪議自序風俗者世道之元氣政治之根本吳地生齒繁庶國家財賦取給視為外府第江左

浮華俗尚沿習邇來儀文盛而本實衰物力耗而財用訛侈靡成風公私俱困屬臺使者按部日擊時弊

銳意裁節申明禁約檄下條議正可見之施行矣吾輩少長於斯事關桑梓弊在眉睫可漫視而不加之

意乎謹竭愚管粗陳梗槩裨贊下風以幸采擇長水日抄自序余自請謝歸年衰病積居嘗燕息屏絕

思慮塞兌忘言然時中不覺念起或追憶見聞偶與心會抑塞未能間一擦翰染緒汗漫成帙嘗憶石林

子有言以無知求有知易以有知入無知難竊有味乎其言嗣當焚棄筆硯求入無知而業已成敝帚矣

會友人見者藏去謂余心思所寄出之以付剗剗日抄者以余積日所得也徐三重序畧平泉陸先

生以文章登上第列詞林典司作述而嫌近代夸技者自標門戶卒以嶮薄浮靡致傷藝化雅欲追復先進一歸渾厚故命意篇章往往寄慨而所自撰構類皆春容凝重體質崇雅又喜書凡義理所自得與微語嘉事可備觀省者日累成帙則錄木遍示後生以寓提誨貽家有訓教胄有訓善俗有訓諄諄法言於作人端習尤繫世教嗣君光祿

馮淮江臯集

袁福徵明事林廣記

全集

王會九霞遺集

楊豫孫補輯名臣琬琰錄一百十卷

史歲

西堂日記

陳繼儒跋楊公為楚中丞當時最為徐文貞所知生平熟於國家掌故以暴疾卒集不傳茲得之萊峯先生所

經史通譜

周思兼西齋日錄

學道記言六卷

家訓一卷

紫霞軒論稿

詩文集十一卷

王世貞序畧叔夜為諸生即以文義見推部使者而余不佞與偕歌鹿鳴又偕聘公車是時余好從客豪

飲叔夜不飲而善病乘羸馬三日一趨省瘦影凌蔬與之語及節俠則毅然有三軍不可奪之色出守平度冰蘖自勵東方諸侯翕然稱龔渤海王膠東不是過也自是叔夜以治行為天下最遷工部員外郎督清源操持益潔貧病益甚子以使事過之得稍稍讀其所著書自別去與叔夜身不相值叔夜歿後十餘年余識其子紹元紹節因獲盡讀其所著書凡詩四卷文七卷其文大較有三變焉家食以還出入眉山父子氣溢而才橫馳電擊使人不能正視東秦清源忽歛而樵左史葉玉縷虫與造物爭巧楚及歸田不必盡孟堅昌黎然悠乎其味也森乎其矍也詩不必盡盛唐風灑乎岑李遺響哉二子又出其所別撰日學道記言讀之則見其多識蓄德虛心從人庶幾乎老子之所謂貴其師愛其資又時時出獨至之見以參伍之豈唯一家言而已

徐克樂陶稿

張烈明殷遺錄

巡泉詩稿

王圻禮記哀言

續定周禮全經集注十四卷

兩浙鹽志二十四卷

圻自序畧鹽筴固利藪亦弊叢也利足以裨軍國弊亦足以蠹商民匪志以誌之即操輿除之柄者苦於無徵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志固已成之吏也兩浙舊有志至今已七十餘禩因革損益皆漫漶不可考會武陵弱水陽公來視鹽政釐正舊典爬疏積滯爰詢掌故出舊志俾余纂輯以備參考余遂采其要約綴入各款卷故十有四茲復益其十目故十有三茲僅仍其七中間差次更易者又半之蓋因類附見故不復舊貫之仍也引票之損益價直之低昂課額之盈縮徵解之緩急商竈之疾苦稔然具載黨有補偏救弊之思此固其一鑑矣

雲間海防志

青浦縣志

東吳水利考十卷

洗冤集覽

稗史彙編一百七十五卷

圻自序畧志乘之作曰正史曰小說皆著述家所不能廢六朝以降遂有諸史逸史塵史野史程史其他為論為表為記為錄雜然流布元儒仇遠博采羣書著為稗史而陶九成氏又從而增益之作為說郭余讀而好之重加讎校凡繁蕪詭異者芟去勿錄若我朝諸君子所著有足闡發經傳總領風教者雖片言隻語兼收並蓄總之為綱二十有八列之為目三百有二十而命之曰稗史彙編是集也分門析類令人易於檢閱而記事之次一以世代先後為序俾後作者得以隨時隨事附入此命名之意也

續文獻通考二百五十四卷

溫純序畧宋儒馬貴與以杜氏通典僅自上古迄唐
 天寶采經史百家為文名臣奏議及先儒評讚為獻
 上下數千年終宋嘉定亦核矣而生丁宋末故畧嘉
 定以後不及金元我明高皇帝開天啓運及列聖肇
 述宏修諸賢翊贊其禮樂制度文章之精軼唐虞陋
 宋元此雲間王元翰文獻通考所由續也元翰慨仲
 尼說禮祀宋無徵益肆力搜羅且四十年輯遼金元
 與國朝典故併詳嘉定以後而增節義氏族六書謚
 法道統方外諸考其以節義附學校氏族附封建六
 書附經籍謚法附王禮考黃河太湖河渠附水利海
 運附漕運之末蓋各有深義夫道統關世運隆替係
 理亂興亡之故前者未載後有述者第詳堯舜禹湯
 文武而以宋儒直接漢代漢唐以降無及焉然漢唐
 表章講論之功亦豈容民故以道統附帝系以書院
 附學校又以仙釋附四裔令不與吾道角庶幾道統
 之傳與帝系不朽是見元翰衛道為天下之意也已

古今考

三才圖說一百六卷

洪洲類稿十卷

武學經傳句解十卷

陸郊子野集

蔡汝賢諫垣疏草

孫述祖南游草

陳仲山讀易記

讀論語記

省愆日錄

吳孺子集六卷

徐沛醫學決疑

方壺散人稿

顧從義硯山山人詩稿

顧從德印藪六卷

馮遷長鈇齋稿七卷

馮邃南游稿

半舫齋集

雲水道人集

陸從平集

徐三重易義一卷六卷

史記通表二卷

歷代學子二卷

讀史餘言二卷

郡志摘要一卷

刑戒

庸齋日記

信古餘論八卷

鴻洲雜著十八卷

有牖景錄采芹錄家則蘭芳錄內外篇野志齋居寤志足齋幽事衛生錄

灌園諧培并編雜志

莫是龍畫說一卷

石秀齋集十卷

章憲文白石山房詩話

陶白齋雜記

陶白齋稿

淮南稿

白石山房閨稿

周紹元我貴編

城南稿

藻里稿

明月社稿

周紹節讀史管窺

雲間徃哲錄

崇儉約言

芻蕘言

中峯祖燈錄

灌園草

和陶詩

何三畏雲間志畧二十四卷

志餘

何氏類鎔二十卷

漱六齋全集四十八卷

陶望齡序畧予為小生時即知有雲間何士抑先生
讀其制舉文理至脉情一宏正間法後十餘歲而
復得其鳳山稿嘆曰不圖菴紫後見漢儀也是時先
生已為予郡李官既復盡見先生詩賦記序諸體之
文法不隱才質無吝采絢目動耳若五絲組而金石
宣予於是嘆曰先生所苞蓄至是耶先生故有芝園
居廬二集詠物詩拜石堂稿別行於世郡弟子陳生
輩彙緝之併其篋中文鏤板以傳卷四十有八而命
予為序序曰文章之道奢儉命乎才淹速通乎思
敏動乎性簡巨闕乎時先生當昌明之時天受奇穎
高下在心所居通都多名士雅游故其文博大無
隘之態敦尚氣義坦然直心故其文夷簡開張無
秘艱深之習神識通敏曠而愈理多而愈辨故其
走丸决溜縱橫無端曲備諸體而不專一家嗚呼斯
所謂盛世之文乎元微之觀察會稽行村塾見所誦
皆其詩章今先生制舉之文越士少長類能誦之第
蒙淺未必能知其詩古文耳然吳日者是
集與微之並傳於越豈非郡中盛事耶

呂克孝如準縣志

拙句集

克孝自序余拙於謀身亦拙於諧俗行年五十猶未
知非潦倒無歸落莫自喜嘗署其門云世間無用鈍
漢天上有名窮人惟拙益窮惟窮更拙欲自改悔其
道胡繇病起束書搜得篋中近詩百餘篇錄而存之
拙句

彭汝讓木几叢談

北征稿

屠隆序畧余昔幸由拳所推轂逢掖知名士以彭君
欽之為最欽之為人儻然諾急窮交破千金產身
自食貧不悔余好譚二氏欽之神清超朗深味道真
詩文亦日益進其氣昌以雄其理元以奧其自北征
後縱覽西北山川帝王宮闕故宜舉律道上如此夫
力田不已必有豐年以欽之才而終不一遇輓近

輕俊士其才未足當欽之十一而聲稱譁然駕虛取
盈所得幾何欽之抱高世之姿修介特之行清身約
已俯仰無恨故當不以彼易此欽之近稿以北征命
篇方冀州為捐貲付剗剗社友徐孟孺董元宰陳仲
醇為之剗元析微江表名流同堂比肩
盛矣吾於是益信雲間之無所不有也

九麓集

張以誠國史類記

酌春堂集十卷

徐禎稷荆華館草

白雲草

望華亭草

張以誠東廓遺稿

張以謐來燕堂集

張鼎寶日堂集

王朝英白雲草

黃廷鵠尤言八篇

黃氏先懿錄

為臣不易編

希聲館集

古詩冶

錢士貴迪吉錄增注

孫克宏雪堂日鈔二十卷

古今石刻碑帖目錄

克宏自序古今碑目不佞往昔過吳門於史鹿田齋頭見一鈔本註兩京及十三省各巖觀寺中並家藏碑帖雜刻大槩十之五六逮宦游廿餘年足跡所歷雖草莽叢棘間不憚搜訪有即揭歸積以成篋然攷之碑目中已湮沒無蹤者強半特其名耳他無暇論試稽南郡前代帝王名賢所發跡處也亦無攷據僅存二三又相傳因砌京街亟欲速成盡輦先代碑石覆之據此一端埋沒無算即栖霞巨刹建自隋朝者亦僅存二三碑唯攝山一處晉時臺榭遺跡猶存巖壑而下書題或篆或隸尚可玩眠至滄波麒麟姚方門及中郊墅間六朝陵墓碑碣石雖尚接踵而款識模糊不能一一讀之為恨矣關中係前朝建都之地唐太宗酷嗜古碑名書乃取天下碑聚為碑林故前代名刻甲於秦中惜無鑒賞者日致湮圯不問及我明世宗時關中地震摧折者甚多所存蓋已無幾至蘭亭淳化諸帖傳之久遠翻刻臨鑄豈能一一精妙彌失本意故不佞獨羨古碑墓碣皆先民初刻善書善鑄俱一時精手即久遠剝蝕不存者多有

黃調元鹿田集

難查攷而獨奈何竟置弗論哉蓋周爨商敦古意獨存雖一字皆可寶藏也是刻搜討三十餘禩方得成帙而於寺院巖洞陵墓誌碣及家藏諸帖亦已駁矣竝註定之處家藏之所庶便考究揭觀耳

陸應陽奉化縣志

樵史四卷

應陽自序昔人謂虞卿非窮愁則不能著書以自見余家壁立不善愁且不善著書避暑竹間莫可消日偶憶生平所聞見斷斷可風世而範俗者錄成一帙漫題曰樵史林仁甫氏有感於中輒授之剞劂噫今海內木蝨書淫何裨世教君子每病焉么麼殺青悲復以好事溷仁甫雖然述既往鑑將來亦吾儕灼艾之一助也仁甫意在斯乎

唐彙林

笏谿草堂集

有鳴鳳采薇陸萍香林桃源河上荆門白門武夸五茸笏谿問雪懷舊洛草燕遊越

遊共二
十三種

應陽自序子困場屋十餘年復誑誤友人事並諸生
奪之數年間負擔南北遺妻子犯霜雪僕僕無一日
安時而命酒燕關則思悲擊筑時而乞食吳市則誼
重投金風雨窮途則托歌黃鳥蕭條去國則致慨黑
貂謂詩可已乎積有篇什遂為詮次凡若干卷

太平山房詩選

唐詩選

明詩妙選

范濂四書理解

空明子八卷

馮時可跋范叔子雲間才士也為諸生不得意棄去
而著書八卷曰空明子其語多譏切郡中豪貴蓋所
謂放言自廢者文人好誇自信吳中月旦又各私其
胸臆以博升斗劇彼美此妄相飾造半屬烏有叔子
附和以博其所著失真也叔子後以文字觸胡守守使
信之宜其匿不就對守怒甚先後撻使者數十人欲
伍伯逮之一時郡中諸公皆結舌無敢救叔子時余避
甘心焉一其兄范侃如走一蒼頭求尺一與守守立釋
客石湖其過雲間叔子不一謝也偶貽其所謂空明
子至舟中賓客觀者皆譽不一或以為穢史之流或
以為新語之槩余獨惜叔子之才而不得試其技徒
以舌鋒自快所謂蜀錦吳綾裁為
負販袴亦不遭矣書其後以志慨

據目鈔五卷

張重華序畧范叔子據目鈔者蓋據目所覩記鈔之
示不忘也鈔凡五紀紀人物則名賢大良翺翔皇路
俠客文人龍雲豹霧紀祥異則河伯著微山靈獻巧
吉凶互藏著龜先效紀土木則天神聳剝藥王豎廬

竹林栗里已非故墟紀賦役則踐更靡節民生拮据十室九空鳩巢計拙貴介之珍蒼赤之血紀風俗則稜稜者員渾渾者離衣冠市道視民以佻粉黛街頭覩顏招搖萬錢一箸百味一朝吾松得叔子授簡一提挈之如衣有領如網有網孕珠璣於邱壑寓衰鉞於蒿萊叔子其不朽矣

陳繼儒松江府志九十四卷

古文品外錄

施紹莘花影集

紹莘自序峯仰浪仙行吟山谷盤礴烟水如槁木如寒灰我喪其我不知我為何等也猶記十六七時便喜吟咏而詩餘樂府於中為尤多十餘年來費紙不知幾十萬嘗貯之古錦囊挑以箏竹杖向桃花谿畔杏樹村邊黃葉丹楓白雲青嶂席地高歌雖不入譜律亦復欣然自喜山童騎黃犢負夕陽而歸亦令拍手和歌囑于互答因擇其聲之幽脆者命歌工教以音律於是花月下香茗前詩酒畔風雪裏以至茅茨草舍之酸寒崇臺廣圃之宏侈曲房金屋之妖妍玉缸珠履之豪肆銀箏寶瑟之縈魂機錦砧衣之愴思荒臺古路之傷心南浦西樓之感喟憐花尋夢之間情寄淚緘絲之逸事隨時隨地莫不有翔譜新聲稱宣送唱每聽雙環息子拍板一聲則沈寥傳響情境生動可謂極風情之致享文字之樂矣但浮沉濁亂於此中我正為我身心性命憂耳謂當領篋中藏吹杖頭火向稻花風裏舉蒲葵扇呼嗚嗚而播之我見其灰飛烟滅而我之真面目始具矣適有客至倚杖與語客曰向聽爾詞耳根快矣獨不可使眼根亦受用乎請授梨棗使世間有眼人飽看一回也浪仙對曰我寫不言之句故將以手為口爾聽無聲之詞乃欲以目易耳耶我且不知爾之非我我之非爾爾猶執耳之非目目之非耳耶爾不見夫花影乎花外之影影即非花影中之花耶爾是影然則何有無何彼何此焉知珠聲絹字非已飛之劫灰而本無之幻相也哉故爾若作句字觀則些些綺語永為拔舌成案若作花影觀則滿紙胡言隨口變滅疎影稀微已為我向佛懺悔久矣雖謂梓氏之刀為祖龍之火可也客曰命之矣乃私授劖劖而即錄浪仙之語為

之序蓋序之變格也

唐汝諤四書微言

毛詩微言二十卷

學古編

常語習解

語叢

經史詞林

藜邱館集

古詩解

唐汝詢編蓬集十卷

姑蔑集

唐詩解

徐石麒可經堂集十二卷

周裕度客諧偶鈔十二卷

金石字考

晚山堂草

楊一麟雪軒近稿

彭維曦鶴和草

杜麟徵浣花遺稿

包爾庚直木居詩集

陳子龍史記測議一百二十卷

子龍自序予讀太史公自序以為孔子之後五百歲不敢多讓至此其書於春秋此其言誠考失實然其卓識遠見微言晦志不拘牽於世俗之論而自抒發其意亦有得春秋之一端者後之史家體裁明密文辭瞻富則或過之若其序事簡質立意深長是烏可易及哉蓋君子之為史也非獨以紀其事將以善其而惡也夫善之已形惡之已著人皆能言之惟其事在擬議之間幽隱之際非君子不能知之而不為明之則難遵而易畔是故春秋之所褒貶或言近而指遠或文與而實非或彼此異辭前後異旨所謂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也太史公之書每不立正辭往往見於抑揚之中疑似之辨溺其旨矣嗟呼惟聖人能意徒信其詭激宏肆之辨試則譽之過則觀之斯春備中和之極持平衡之論試則譽之過則觀之斯春秋之義耳賢人君子不得志於時而有所發憤其疾世也必至太過即其心竊向往沾沾好稱說者大都古之人否則當世之支離困抑恒負貶議者要以刺夫王公顯人而已雖其立意矯然足以破庸人之論

激汚下之俗毋乃惡惡者過長乎善哉班氏之言曰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知言哉宜其能繼爽橫軼謂可以一覽而得若其鴻衍之義與質之辭錯節斷章雖大雅之家未能盡詳也櫟括經緯創立厥體殘缺既多規模不一又春秋以前摭采百家以左傳未顯誠多抵牾楚漢之後有出於傳聞有出於親見其文益奇逸振厲然多方瑣語及漢家掌故有非可以臆解者徐廣韋昭鄒誕生劉伯莊之流咸為之考釋而莫備於裴駟之集解司馬貞之索隱張守節之正義第其說不能無異同使學者罔所適從子龍與徐子孚遠以暇日其為討論而存其理長者又時以已意互相發明庶幾為好古者談助云書始成而子龍宦遊越中徐子方徵詣太學而以書屬序焉忽忽未有暇是日登會稽觀禹穴因慨然太史公南遊之意歸而序之並論其有合于春秋者以俟後之君子時庚辰季秋二十有八日也

農政全書

子龍自敘年譜云故相徐文定公光啟負經世之學
首欲明農哀古今田賦之制黍稷桑麻之宜下
至蔬果漁牧之利以荒政終焉有草稿數十卷藏於
家未成書也予從其孫得之慨然以富國化民之本
在是遂刪其繁蕪補其缺畧粲然備矣大中丞張公
國維郡侯方公梓之後五載其家上疏進御先帝褒
嘆故輔甚至與子一官頒其書於郡國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八卷

子龍自敘年譜云戊寅夏讀書南園偕闇公讓木網
羅本朝名卿鉅公之文有涉世務國政者為皇明經
世文編歲餘梓成凡五百餘卷雖成帙太速稍病繁
蕪然敷奏咸備典實都有漢家故事名相所採左右
記之良史必錄者也

明詩選十三卷

安雅堂文集

詩集

有屬玉堂平露堂湘
真閣白雲草諸集

李雯序今江南之士好作詩者卧子及余年相若也
而卧子固少又先余作詩凡十餘歲蓋自其先工部
時卧子方弱齡南握觚槩輒竊有所作又奇麗而
余于是時方捕鳥雀跳虎子瓦雞奇虫是為弄好年
長矣稍知讀書二十出與卧子交又三年而始學作
詩則卧子固已絕塵而奔不可望矣然而卧子獨好
與余言詩方其得意撫掌竟日大約以為詩貴沉壯
又須神明能沉壯而無神明者如大將統軍才斗精
嚴及其鼓角既動戰如風雨而無旌旛飛揚之色有
神明而不能沉壯者如王夷甫衛叔寶諸人握麈談
道望若神仙而不可以涉山川冒險難此所謂英雄
之分也以卧子之才縱橫間出自得於此而又喜以
告人與余言之又最多而余嘗與卧子言有所竝作余
若思而不得者卧子出手得之卧子一言而了者予
數言不了余欲指意荒遠而嘗在數武之內卧子舉
目高盼若在千里之外卧子雲與霞布在空虛之中
而體有自然之華余粉白黛綠盡塗飾之工而動有
刻露之迹正使早十年作詩而其才智所限豈能敵

卧子今日哉然余與卧子年方壯耳使卧子軼若飛
鴻余亦當走及奔馬天路壯瀾氣逸風高時顧其後
見有李生者則又安知逐日之杖不為追風之策哉
昔二陸三張並居洛下而不聞有羽毛之相假徐昌
穀王元美同在百里之內而先後不相及今余年與
卧子正等登堂之義既非一世意好相得甚樂可謂
文士百世之遇勉而為之則卧子長於元美而余尤
與敬美仲蔚諸人相為上下然生平意願未敢以此
自足會卧子有屬玉堂之編而余亦有髣髴樓之刻
合二帙而觀之可以知兩家之優劣矣子龍自敘
年譜云崇禎丁丑予觀政刑部登白雲樓嘉靖中王
李諸子所唱和之地也予亦集是時所賦詩百首曰
白雲草黃昌衢序明詩之類靡莫振在萬歷末為
尤甚大樽一奮起江左寓內曉然羣奉黃門詩派歷
數十年流風幸猶未墜也余近為定其集前集已刻
者得十之六後集未刻者得十之四嗟乎大樽天地
精英之氣結轡轡勃以發為聲律光芒騰上千星辰
而沸江海展讀一過才情湧溢前集至矣而後集尤
有必不可沉煨廢缺者昔稽中散嘆恨廣陵散之絕
傳歿後有人造鮑靚入室聞琴聲以叩之靚曰稽

中散固在此間也今讀大樽未刻詩者當如聞
中散琴謂余不敏竊比於鮑靚則安敢然哉

施世則醜顏閣集

趙河題畫錄

盟鷗稿

惺園詩稿

邵梅芬鳳輝堂稿

四子詞選

青浦縣志 卷三十七

藝文 下

本朝

徐景曾詩集

宋徵輿序徐子文在下居西余峯之陽無他嗜好惟
 作詩以自娛其詩甚富他日余過從山中得而盡讀
 之出告其客曰甚矣徐子之深于詩也詩蓋有本有
 未立誠者其本也修辭者其末也立之以誠故談而
 旨旨而不窮情而文文而不瘠根于禮義而節于風
 雅然後上可以應聖賢之微言而下可以鳴乎人心
 如以辭而後已矣則句櫛字比而已矣可以鳴乎心
 而亦不廢其末故從容以出之而發必應機渾穆以
 基之而物足章采自然以得之而工極事變其功深
 其垂必遠矣客曰子何以徵之而工極事變其功深
 綺至康樂而極矣而與康樂並稱者陶彭澤也顏光

祿勿如也盛唐之雄至李杜而極矣而與李杜並稱者王右丞也高岑勿如也大歷以後變極于錢劉而韋左司以五言特出其上長吉義山而下盡勿敵也夫是諸君子者皆本末具者也而得其本者常勝甚矣立誠之不可已也客于是欣然而笑曰子之言信徐子蕭然閒居終日掃地宴坐焚香布几席無纖塵與右丞左司無異而其居連山趾嘉木美竹垂蔭森然流泉經戶不絕方其引蒲自暢歌所為詩其去五柳先生亦不遠矣徐子曰居去城市遠無所為遂為詩其却掃宴坐是非意期于古人也予曰夫惟不以意得者亦不以意失徐子之言又類有道者故因論其詩而并記之

宋徵壁抱真堂集

吳偉業序吾友雲間宋子尚木刻其抱真堂詩成君方官嶺表郵書數千里問序于予予讀而嘆曰君子之於詩也知其人論其世固已參之性情攷其為學而後論詩之道乃全夫尚木之稱詩四十年矣初與大宗伯宛平王公同起繼為同里大樽諸子所推重宛平之言曰尚木以膏梁少年匹馬入京師從有司

之舉時椽人竊國柄君貫酒悲歌燕市中翫體拒塞一發之于詩大樽之言曰尚木蚤歲好為芳華綺麗之詞一變而感慨激楚再變而和平深婉歸之于忠愛又曰尚木為學最蚤取裁亦最正自吾論詩諸子多悔其少作壬申以前惟尚木之詩為可存噫嘻合兩君子之言可以論尚木之人與世矣自文社起同志者負其才氣雄視海內君之格律日進不肯以毫末讓古人顧天性夷澹雅不欲標榜自喜同郡陳徵君仲醇緣持論不合受後進所擊排君用大體獨擁護老成議者乃止宋氏既為溫柔敦厚之風此則君門之內魚魚雅雅望而知為溫厚之風此則君之所所以為性情也君累不得志于計借凡六十始收不幸遂遭末造憂生傷亂踰十年始出既已簪筆侍從又不獲已從事于戎馬鉦鼓之間主者差其勞勩奏授一郡崎嶇嶺海燠休其遺民刻廉自苦七年不得調當君之未出也嘗欲做高氏品彙定先朝一代之作為正聲為大家續亡友之志以折衷正始初不以兵火少自假易及乎守劇郡處蠻徼故人夕有忘于懷此則君之所以為學也嗟乎大樽諸子已矣

藝文

卽宋氏之以詩鳴者隱莫如子建達莫如直方乃相繼凋謝君獨以其身為才人為宿素為廉吏為勞臣合觀前後篇什自非歲月之深閱歷之久不足以詰此百世而下論次雲間之詩者或開其先或拄于後兼之者其在君乎余有書與君論詩期進于古之作者心壯志得不自知其難也比歲以來窮愁憂患足以磨折其志氣自念平生操觚不至於觚滯今每申一紙怛焉心悸若將為時世之所指摘往往輟翰弗為君之去我也遠郵書及之者將謂可與言詩也詎知其遇之窮而才之退哉雖然自君居嶺表余嘗往還雲間追數舊遊俯仰俱為陳跡然則江鄉百里之間固當以君為詩老其知而序之者亦無過于余而余又安能已于一言不附名于簡末也因君之請歷舉其讀書取友居身服官雖不足以盡君之詩乃君之所以為詩者于是乎出序以歸之且為世之讀君詩者告焉

西春雜吟

唐宋詞選

宋徵輿序略唐詞選有花間集宋詞選有草堂詩餘後人合二選附以雜詞名曰花草粹編所收甚廣頗錯雜不雅馴故不遠行于世家兄尚木取花間草堂二集補以諸家雜篇之可誦者去取精當燦然成書名曰唐宋詞選徵輿曰是書也行後之學者可得唐與宋詞之變及盛衰之源流矣太白二章為小令之冠菩薩蠻以柔澹為宗以閒遠為致秦太虛張子野寔師之固詞之正也憶秦娥以俊逸為宗以悲涼為致於詞為變而蘇東坡辛稼軒輩皆出焉談者病其形似失神久矣南唐主以亡國之餘篇章益工一唱三嘆比於雍門之琴如以詩言其思王乎無其遇不為其言故後人莫續也李易安婦人耳其詞麗以滢周美成疑取法焉柳屯田其猶未克肖也宋之詞于夫為盛亦易安功也夫西京兩都文賦之雄猶曰壯則猶為而况乎詩詩之不已而况于詞乎以代博奕焉將安適從矣尚木欣然而笑曰姑識之以俟後之論者

陸慶臻齋庵詩稿

張安茂尊秋堂詩集

李雯蓼齋集

曹榮詩文集

孫雲鵬客遊近草

周季琬序略予聞孫子名久年友釋堂沈君益其門
下士授受之際陶淑于風雅者良有素也釋堂既售
策金門入則侍從出則屏翰而孫子猶棲圭竇其遇
遲其識益廣其學益醇其著作益工且富讀其客遊
近草采壯而旨和登眺所及山川風物隱現毫端又
工于畫關荆董巨諸家法分辯精晰筆下才華與胸
中邱壑合為雙美矣今孫子將游大梁登具茨之山
臨金明之池吊夷門隱者居觀廣武下劉項戰處則
上下古今悲涼豪宕之致當必更有進焉者孫子於
瀕行時以其新咏數百篇問叙于余余槩而述之如
此

田茂遇大雅堂集

宋徵輿序略國之將興必有敦龐醇美之氣暢于人
心發為文章其象豐斐博大所以應休徵而協嘉則
自然之符不可強也稽諸往昔若周之二南漢之西
京唐之貞永宋之隆淳明之洪永其時能言之士如
山川出雲如日朝暾如月生魄如桐華萋諸公不以
意得而沛然日新觀者亦望而知之易曰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殆謂此也

聖朝開國右文十餘年間景運昌熾我吳以詩鳴者無慮
數十家同郡田子髯淵雄長其間鴻雅駿茂爽健比
密淵乎其深思灑乎其周觀中黃呂而調瑟琴則雍
雍乎清廟明堂之聲也往者天下嘗言詩矣得失譏
刺主文譎諫其能者上傲屈宋下規少陵以為十五
國正變之遺然而其音哀其旨思卜氏之說無幾而
驗今天下學士大夫無師保之令無泮宮之移不謀
而同所著之文大都與昌明之運相應如田子者可
謂臻乎至盛之域矣田子多節槩慕虞相國魯先生
之為人友人顧君偉南以文學高第造於國雍坐病
不率期有司却其籍偉南困留燕市田子聞之單騎

走淮上身自請學使者言顧生寔病狀使者哀之得給書尚請夫袁絲有言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則以存亡為辭今友不過病困而田子齋糧往返千里此其誼于古人何如哉予因顧君而得交于田子知其事慕其義為序其詩并念顧君也

俳齋集

高言集

清平詞

燕臺文鈔

沈荃充齋集

張淵懿臨流草堂集

周茂源序歷觀詩人酒人兼之者代不恒有劉伯倫豪于飲頌酒之外文筆罕見陶元亮工於詩而杯錯

在手祇好微醺于於研銘張子則有異研銘博覽羣書公車屢躓以无妄被擯他人咄咄書恠事如痿者之思起即或極意聲色娛情山水以自遣要不過仕進嬰懷有所托以抒其無聊不平之氣非真能富貴浮雲者也研銘卜居瑯湖之旁去城西闌闌不甚遠顧彈琴詠歌其中客有聯騎過者輒引避之吾黨不乏任誕之徒少所忌諱以忤流俗研銘亦不願與之游其詩音節和平絕不類七哀四愁之作至於飲酒温克累浮大白不亂嗟乎如研銘者此真為醉鄉之逃者耶

雜鵑詞

諸嗣郢孔宅志

王原序略青浦縣北數里有孔子祠衣冠墓處自隋至明廢居草間邑賢陸伯生搜治于前吾友諸乾一潤色於後堂廡像設煥然鉅觀祭田祀規秩乎有序乾一嘗郵書及余欲仿白鹿洞故事設置生徒邑諸生楊烈等上箋記衍聖府屬其奏聞會又以志序見命因書於簡端所以為復亦以志不忘也志昉于伯

生續於陳無功集成于乾一其載筆之任則原與有力焉他如祠墓本末志已詳之不復道云

九峰集

谿上吟

瞿然恭平原山人集

周篆蜀漢書

草亭集

杜詩集說

周洽攤書閣詩文集

程化龍開卷樓新舊稿

董黃朱萼堂稿

高詠樓集

歸是堂前後集

張彥之攬秀閣稿

屠旭刪餘集

趙天延緘齋遺稿四卷

沈白序畧乙酉之夏先君移居梅花源希遠先生亦自郡城攜家而至因朝夕過從而余亦與君家兄弟聚語無虛日每相與縱論古今著述及豪傑節烈之事輒慷慨太息作為詩歌互相感歎或聯床夜語至漏盡不稍息故君有贈余詩云秋堂風雨瀟瀟夜聽盡鷄聲夢不成蓋寔事也希遠先生當明季時為我郡高材生晚年築室山中以畫名于海內一時董宗伯王太常諸公高其行咸折節下之以不事生產故家日貧至先生歿而貧益甚惟時兵荒相繼流離遷徙伯氏遠遊不得歸太夫人以憂患故病幾不起君



以一人拮据供之夫婦日食粗糲且至不繼相戒勿
令老人知也迄今讀其思親母病寄懷伯氏諸篇悵
清芬之零落述身世之凄涼蓋惻乎有餘悲矣夫天
水兄弟吾黨夙擅連城之譽者也方其少年氣盛自
負不可一世乃未幾而時會遷流雄才淪落伯氏猶
潦倒諸生間而君竟甘以灌園老矣君詩學唐人書
法亦酷似文敏既已絕意進取則益日肆力于吟詠
每一篇成同社輒互相賡和而君亦聊用自娛天
難知斯人不作君又以盛年亡君之亡也袁子藥闌
作詩哭之有世間無孝子我輩失良朋之句因相與
痛哭失聲用為靈牀聯語嗚呼讀君詩者可想見君
之為人矣余老矣行將見故人于地下今復因遺孤
不易得而竊有愧于太上之忘情云爾

陸祖彬林慮山人稿

王喆生懿言日錄

屠文漪九章錄要

漫吟草

詩餘草

朱天瑛貽穀堂詩稿

有鴛湖維揚唾
壺醉里諸集

張豫章南帆集

豫章自序壬戌春暮予將出都夜夢登泰山踞最高
頂見白雲隆隆從封中起折而西渡錢唐溯彭蠡從
舟中仰看廬山瀑布又折而上則章貢雙流也踰臺
嶺下瀆水止於羊城有羽人挾之游羅浮四百峯頭
觀東海日出處鳳凰口銜素書以授栩栩然不自知
其為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已而取道泰安果登岱
又有借之粵行者其越歷地一與夢合特未至者
羅浮耳予豈惟夢是踐然亦安知夢之非其真也與
客約行且往矣適有索予詩者探諸囊得詩文若干
首皆紀游之言名之曰南帆集茲游也陸行者十之
三水行御風則一日而千里非是則否予固將有所俟
者乎御風則一日而千里非是則否予固將有所俟

也然又安知其非夢也世有大覺者乎余將以其夢
質之然漫漫長夜其爲夢也久矣而必竊竊焉求其
覺者何也癸亥夏日
九峯散人張豫章書

寄亭稿

王璐東臯詩草

周廉飽園集

沈白樗亭稿

王心十友樓稿

畢大生秋蘭介雅堂詩

周綸石樓臆編六卷

盧元昌序畧今天下經生家莫不侈然自以爲知時
務叩之其於國計民生兵刑禮樂錢穀漕務郵傳屯

田水利律歷諸大事或因或革或損益變通蓋茫如
也夫不考之古則無徵不觀乎今則不達二者並重
若周子鷹垂石樓一編其折衷而一貫者乎周子擅
英絕之姿富三才之學淹洽經史博綜古今獵之欲
其富也周子曰未也懼其麗而寡要考之欲其詳也
周子曰未也懼其紛而無緒晰之欲其辨也周子曰
未也懼其歧而弗融會之欲其簡也周子曰未也懼
其畧而多漏富矣而不麗詳矣而不紛辨矣而勿歧
簡矣而勿畧博而核練要而有則非宏裁卓識有大
過人者而能若是乎其曰臆編者猶曰取諸胸中而
措之簡編也云爾

芝石堂文稿

環山堂集

柯齋選稿二十卷

王鴻緒序畧周子與余爲內兄弟憶童時伯姊携我
歸家見周子擁書萬卷伊唔古今竊怖其言如河漢

藝文

也後數年予成人而周子偃蹇諸生乃與弟十經益肆力古文歌詩而予亦與家伯申互相砥礪吾兩家以密戚兼詩文交交最善每憶天馬峯前燒新笋發家酷刻燭拈韻劇飲竟夕或登山巔掇明月數聲長嘯山中木葉簌簌自落輒恨嵇阮諸公未及見此壬子之役聯轡入長安周子俄以艱去今年從山中貽詩一帙讀之音節慷慨律呂悽壯正如燕太子祖道易水時坐客有泣下沾襟者有髮上衝冠者又如獨孤上入江心吹笛波濤澎湃魚龍沸鬱聞者戰恐失色歐陽子曰詩非能窮人窮乃益工耳周子以名父之子早歲鵲起性豪邁加以雄辯博學視海內無足當其鋒猶尚沉埋鬱抑未得一試其骭麟不平之氣不得已而寄之于詩宜其詩之益工至是也雖然天之生才斷不使終于無所用也特遇合之期不可一致是故終軍早達平津晚成其勛名爵位乃至遠不相及文淵亦何嘗不若朱勃哉周子行將奮翼天衢致身日月當與燕許大家先後方駕又豈得對匡廬詠振衣濯足之句耶於斯時也余且沃蓬萊中卮酒不平之氣矣

不礙雲山樓二十四卷

王鴻緒序畧辛酉秋周子鷹垂試京兆被放詣少尹所索廢卷則竄易他人作而首藝已誤句讀矣周子憤甚訴禮部

天子借之下吏曹議所司罪周子乃戒僮賃馬過余別察其色有似惘惘不自得者余曰是役也子可無憾矣

國家文治光昌各省各有試會於輦轂者徃徃七八千人獲雋者特百之一耳其餘被擯者或悖禁例或文不合程式今子十上不見收以誤報罷非戰之罪是猶挾夜光之璧徑寸之珠而不為矇師瞽叟所賞識也夫奚憾余因是嘆今有司取士之法未講也宋嘉祐間廬陵歐陽公偕五人於尚書禮部考天下所貢士比六千五百人絕不通人者五十日乃於其間作古律長短歌詩雜言共一百七十三篇夫至有餘暇相與吟咏笑樂則其於士子之文必無有疎畧者矣今則不然聚天下之才於京師前後合計不下二萬餘卷京兆尹暨侍御史坐堂皇秉燭達曙按籍呼名刺刺不肯休胥吏數百輩目不敢交睫晝夜繕寫唯恐後魯魚亥豕盈千萬五六日而畢事然後得至衡文

者之前而衡文者則復以是非禍福交戰於胸中或
簿書錢穀耳目昏眩或視爲故事信手披閱亦五六
日而畢事夫以最忽迫之期爲極簡率之事卽廬陵
處此妍媸亦難遽辨况天下後世幾廬陵耶然則上
之以身走數千里妻孥啼號置不顧以冀一得者竟
聽於不可知之遭豈不惜哉噫是宜周子之戚戚也
周子童卯時出言卽驚其長老旣長淹貫六經諸子
裨官野乘之說文浩浩落落不一格然卒擯抑不遇
其真有物焉主之耶子歸矣放浪峯泖間詩古文詞
日益富其小屈於一時者正大伸於萬世也况所爲
屈者又豈必終焉爾乎余因其歸作
序以廣其意而并爲取士者告焉

八峯詩稿

張彥之序鷹垂周子讀書層巒之間抗志烟霞之表
卜築于山下余家舊業亦在細林對宇望衡往還倡
和一日過周子山中出尊人釜山先生及周子等身
著述速令子冰持詩稿見示世傳杜司戶得浣花而
聲益高班叔皮藉蘭臺而名更重鄴架之編以一家
言充叔其中文綺落霞卷舒絢爛經國之大事不朽

之盛業左瞻滄海右顧峯泖海內以
詩文論我鄉之才者又何多遜焉

張世源檀園近稿

陸綿中吳軼史二十卷

侯軒類稿十卷

陶詩注三卷

唐士恂嵩少集

王原序畧吾邑唐君子恪之歿近三十年矣其子以
遺詩詣余及素巖編修謀所以不朽其先人者素巖
屬余爲序余與素巖皆君同學之友君自負才高有
凌轢一世之傑其詩文稱其爲人視李供奉差堪鴈
行守繩墨具別裁謂踴躍者不足當一呷也余嘗論
明楊循吉箋華山之神請誅謗已文者桑民懌不屑
之官柳州以爲恐壓宗元小生唐君豪宕不羈足相
肩比然楊猶爲儀部桑亦嘗官博士唐君爲諸生十

年友朋資之入太學終已不合視楊桑尤不幸宜其
阨塞輪困徜徉自恣其志亦可悲已今其詩文具在
後之讀者當亦爲
之廢書而歎息也

沈翰城南詩草

周茂源序畧城南詩草者沈子林士所作卽其居而
名之也沈子生長由拳垂帷鼓瑟商歌出金石聲平
日讀書鄙章句經術世務求昭晰而並進凡於政事
得失生民休戚田賦之紊亂水利之利害錄成一編
其言審時察變實可見之施行如漢之
賈誼唐之馬周豈僅爲詩人而已哉

任鏞藏山堂詩集十四卷

邵式誥東園詩鈔

沈白序畧晴巖邵子綺歲負才名有孝穆廷碩之譽
其尊人攬菴先生藏書三萬餘卷晴巖夙稟慧質恪
遵庭訓汎濫學海翱翔藝林博物洽聞通材自命僉
謂旦暮間當脫穎去不意尚爲六月息也甲戌重九

余重容漕谿疑道堂晴巖下榻開尊寫懷道舊酒酣
乘興拈韻賦詩醉餘出詩一卷屬予論定天資通敏
才氣超逸七言古如燕子磯阻風之作縱橫駢宕直
逼青蓮排律長篇調高而格老初唐之遺音也村居
景物彷彿右丞燕會贈言希風白傅江天留雲諸律
結體清華選詞宏麗置之唐人詩中可與舍人拾遺
諸公相伯仲他日晴巖與一代名賢選勝西山和歌
燕市仰瞻
宮廷之壯麗徧攬人物之雄奇則其所作當更有進於斯
者晴巖之于詩也步趨正而不墮時蹊聲調高而不
落凡響上下千古成一家言
反正始而復元音其在斯乎

曹鳴霄深柳堂集

孫鉉鳳嘯軒詩集

陸慶臻落花詩序畧逞萬青姜子數爲余言孫子雪
亭奇士也年十五學擊劍射輒屈其曹偶稍長喜
談兵每酒酣奮臂離跂而立縱橫反覆颺發雲舉已
復引滿狂呼據案大嚼驚悍之色見於眉間人或以

狂誕目之孫子傲然弗顧也無何謝其所與遊折節
好學披其帷温温然粥粥然被服儒雅一變其曩態
而所學亦遂大進臨文搖筆作春蠶食葉聲輒盡數
紙間為詩歌清辭麗句音節琅琅時輩罕其儷也余
聞而慕之思一見其人今夏暑甚孫子過予出落花
詩見示并索序迴環再三遂至忘暑而後嘆姜子之
知言也夫苑枯之際亦大矣孫子與焉傷之傷之而
遂見於詩詩復耀艷深華激為哀楚之音使讀者惻
悵纏綿不能自已窺其心若有不釋然者撫時及事
激昂慨慷之情時於言外見之意豈在落花哉余乃
知孫子非狂誕者也余懷蓮菊詩序畧蓮登九品
菊藝三秋曲沼方池香繞漢濱之珮疎籬短砌華分
彭澤之杯乃有白業文人青谿才子天台作賦擲成
金石之聲墨妙為亭大得湖山之勝弱不好弄長而
嗜書當洗馬渡江之年正蘭成射策之歲抽毫裁罷
千章盈芍藥之花掠紙如飛百幅溢葡萄之樹已愛
江蘗之淨植兼收巖菊之貞姿浥露霜迎風偃月
養成都之粉日費濤箋熏迷迭之香時聞湘瑟忽來
剝隊投我瓊華太華山頭花開十丈蘇航井上潭湧
千年非元晏之序三都徒增余拙似華陽之僧

彌覺
君工

素心集五卷

唐景序畧煙江水濶猶橫競渡之舟柳陌風涼未酒
濯枝之雨言尋勝侶爰續舊遊載葡萄之酒舫自名
蘭聽囉嘖之歌湖原號鏡碧螺流液分曹而碧竿爭
飛紫雀調冰拂素而彩毫競利韻限愚谿之廿字詩
宗彭澤之五言斯時也觴欲飛而咏就山陰讓一席
之賢鉢尚響而吟成金谷少百杯之罰賓誠繡虎主
愧續貂備誌名
章冀傳韻事

皇清詩選三十卷

汪宛序吾門孫子思九素以才學知名發為舉業之
文散華落藻流聞海隅及其暇也復與知交以詩歌
相贈答尤多清麗迥拔風流韶令之詞既已為時賢
所引重矣間又取
本朝以來士大夫及騷人墨客方外之徒之所作散見於
世者彙而葺之以行其選既成出示余於邱南余未

暇寓目也。因問思九，所以刪存去留之意，知其用唐
開元大歷為宗，則有告之曰：古之為詩者，問學必有
所據，依章法、句法、字法，必有師承。無唐、宋、一也。今
且區唐之初、盛、中、晚，而四之，繼又區唐與宋而二之。
何其與余所聞異也！且宋詩未有不出於唐者，而二之。
劉則學溫、李也，歐陽、永叔則學太白也，蘇、黃則學子
美也。子由、文潛則學樂天也，宋之與唐，夫固若壘、篋
之相唱和而駢馳之相周旋也。明矣，且吾子獨不見
夫庖人乎？均之為脯烹之為羹，其若大、小若精麤若濡
或槌而乾之為脯烹之為羹，其若大、小若精麤若濡
若乾之質不同也，而味同。其若酒若糝，若醢若濡
薑所以佐之，味不同也，而其為酒若糝，若醢若濡
薦諸几席，或嗜或否，非肉之有異，而以羣生之口舌
為庖人所易故也。詩道亦然，善於選者，其猶吳人之
善為庖者也。於以易學詩者之耳目，導其心志而轉
移其風氣，皆在是矣。信如是也，雖專宗唐之開元大
也。

皇清詩選二集

王原序選詩難選。今人之詩尤難，何以明其然也？詩
人之作少者，僅三數篇，多者或千萬首，非盡取其
生平之詩而論定之，其人之精神不出也。然而古今
來才人學士夥矣，人之嗜好亦別矣。寧能盡購古今
之詩而讀之，即讀之安必殿最之不爽，而遴選之悉
當耶？此選詩之難也。若今人之交遊，忌諱瞻顧，請託之
近，愛憎厚薄之撓其心，名位交遊，忌諱瞻顧，請託之
淆其鑒，此其所以尤難也。唐人之選唐詩，尚不能無
譏而况後世之士乎？吾邑孫子雪窻，自幼好詩，多四
方之交採輯，今人之詩哀成巨帙。
皇清詩選初集已鐫布海內，茲復有二集之選。雪窻知其
難，乃變其例，以為作者日益取之不勝，取也。於是採
詩中可喜可愕之事，凡耳目所不經見者，會萃成編。
業已數十卷，而志猶未已。余謂文章家有說部，昔人
可比諸草木中之有竹禽獸中之有魚，蓋別為一種。最
可愛玩，今雪窻於詩其所取，裁毋乃近於說部乎？蓋
前此所未有也。夫西崑酬唱，玉山名勝，大官之一
爾尚膾炙人口，矧是集之五綵雜組，百伎呈能，探珠
淵者發海王之藏，遊寶山者眩波斯之目，豈非
昭代之大觀而藝林之殊勝乎？雪窻乞余序，余書此以應
藝文

之且欲亟觀其成以當卧遊也

王原學庸正譌六卷

論孟釋義

周易咫聞

春秋咫聞

原自序畧說春秋者數千人其最著者四氏左氏公羊穀梁之說多抵牾胡氏之說多泥滯抵牾則事難核實或因傳以疑經泥滯則理多穿鑿或驅經以合傳余嘗讀而病之有疑於中必求其解覺先儒之說有未脩者思申釋之有難從者思訂正之有所見筆之於書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此或聖人所不罪也因私有所劄記久而成書凡傳之既明且備者不復置一解傳所闕如而難以臆說者仍其舊惟取其疑者論之或有觸於心感於事又本傳意而暢之凡與傳說同者十九異者十一是固非敢抗諸傳以為春秋

之說竊附於四家義疏之後云爾

歷代宗廟圖考二卷

原自序康熙二十五年余在京師崑山徐先生為少宗伯於時

天子有意乎禮樂之事臨軒問宗廟制度古今興革之宜

先生以三代以來天子七廟見於禮經而鄭王之說

御以余嘗究心於代是也每賜垂問余乃綜歷代之異同辨

鄭王之得失代有更制各繪為圖著說於後上自三代

存遂不果進又三年先生攜局歸東山招余山中分

纂一統志間謂余日向者宗廟圖考吾當為子序之

是書簡而核他日國家修明禮制子如當局承顧問此其成竹已未久先生

捐館未及為序余宦游四方崎嶇涉歷於籌煙艇瘴

中晚始歸京旋被放廢余既衰老無所用於世先生

之墓木亦已拱矣言念疇曩愴焉以希發篋得故稿因書於簡首

明食貨志

深廬劄記

深廬集訓

終志雜說

學菴文類四十四卷

雞跖集

學菴詩類四十六卷

有短檠北鄉閩海寒竿過嶺潘州惠陽岫雲銅江鸞臺滄江都蔗南

總諸集

趙俞序畧年友給諫王西亭鉤貫經史文章無所不長尤邃於詩初就外傳已能作韻語驚其座客淵涵淳蓄擺落凡近消融渣滓造詣深微如蟲漏得嶺南蝕殆盡獨存真液求之當世幾罕其匹釋褐得嶺南之茂名補官又得黔陽之銅仁南際朱匡西窮楚塞

浮天浴日之浸繩行縣度之程皆蛟龍麕鹿之所窟穴遷人竄客之所羈栖也召拜瑣垣以直被擯土朝才數月耳於是風人之榛芥邁軸二雅之陟山采杞以及彤弓湛露之作無不見于篇什蓋所歷非一境所觸不一端故其為詩亦非一體也嗟乎君子身處江湖不忌廊廟其忠君愛國憂盛危明之意得無有不能自已于言而言不盡意者乎後之人稱其詩論其世知其入當必為之廢卷而三歎也矣

陶爾穉丙寅集一卷

徐覽序略我友穎儒先生方於終賈之年即有班揚之譽登秋山而作骨百丈空青分春水以為神一江嫩綠篇章既富蹊徑尤新息廬伊想諸集久矣鼓吹詞塲贈災海內矣歲在攝提時方讀禮王哀奉諱詩廢蓼莪庚信傷心賦成枯樹偶遊江上載過蕪城斯時也蒲帆乍卸遙迎元禮之舟縞帶爭投頓關公超之市珠簾高控何處簫聲蠟展新來誰家歌舫紅箋試研玉樹成叢斑管爭揮瓊花破萼不意歸途適遭水厄千雙白璧深藏龍女之宮萬斛明珠徧散鮫人之室爰于破篋零統之上紙屏畫笥之間網羅放失

塵獲二三今所授梓者是也諸體皆優無奇不具語
其峭拔則瘦嶺攢霄指厥菁華則晴霞夾日磅礴離
奇之氣軒昂磊落之姿鸞鳳互飛波濤怒立不洗刷
而艷非烹鍊而工上之足出入三唐下之亦驅馳兩
宋今者斜披白裕將過齊魯之交小勒鳥騾欲訪荆
高之蹟故人握手舊雨談心既當酒酣耳熱之時必
多石破天驚之作茲以丙寅名是集者蓋不欲多洩
造化之秘藏以干鬼神之畏忌豈特詩人舊宅會鄰
丁卯之橋隱士閭居寔
惟子午之谷而已哉

遵渚集六卷

高士奇序畧詩發乎情情之摯者詩未有不工者也
近世爲詩多以唐人爲不足學爭趨宋格輕意肆志
以俚鄙爲清新以率略爲俊逸剽竊之家補苴摺拾
而不能自言其情俱未可與言詩也唐之王仲初張
文昌劉去繁縟一歸清切大抵發於性情而博於典
實詩家效中晚者必宗之陶生穎儒負卓犖瓌奇之
才屢不得志於有司前歲負笈走京師將遊成均所
著詩歌編次成集名曰遵渚其辭融液百家出入六

經博而不腐纖而不佻非深于仲初文昌者不能也
又其爲人尚氣誼敦性情視蟬冕如布衣見朱門如
蓬戶殆冲淡自守深藏而不市者歟余在都二十餘
年四方知名之士得讀其文者無不與賓朋爲文酒燕
詳擇而慎交之且朝夕禁近不能與賓朋爲文酒燕
游之樂故得交于四方以道義相劇切也余方解職
者則未嘗不披露肝膈以道義相劇切也余方解職
南還穎儒獨念余長途勞瘁棄其成均之業相從以
歸寒霜旅舍跋涉道途非情之摯者能如是乎比歸
江村每與穎儒倚嘉林坐芳草投竿而漁蕭然自適
又念穎儒不當遺功名與放浪湖山之人銷鏤歲月
因勸之北上復惜其去而爲序其詩韓子有言曰知
其客可以信其言穎儒文章造詣傾動一時輦下諸
君子且無不樂與之遊則余之生平或穎儒而益
信於諸君子也顧余之文未必能重穎儒穎儒之
詩寔足重余文也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夏四月

周士彬增訂韻瑞八十卷

山舟文集二卷

山舟學詩鈔十二卷

黃之雋序畧躬行近德濟物近功著書近言士於三者一無能焉而曰吾韜晦不求人知者庸也驚虛聲以欺世曰吾樂善而達用且有文者妄也是烏得為有道之士哉蓋予晚聞山舟周君君已前殿二年矣吾門范嶧持其詩矚予曰其言若君之好行其德其傳矚予曰其人若不幸序及之夫君之好行其德於宗族鄉黨朋友而不倦決大疑拯大災有功而不法也今廼目見其詩以居不相近出處不齊耳之而未之士乎哉郭林宗舉有道不應高尚其志中郎謂其考覽六經詩書是敦顧無一二篇什傳世是編也體備古近溯源風雅泛濫陶韋王孟唐宋諸家鴻而鐘呂細而錯縷動而雲波靜而月壑如厚凡珠隨方現色如春蠶繭睹物肖形而要歸於忠厚和平之旨其能言者歟昔徒聞其中乙科不仕砥行秉禮獎訓士類以爲林宗之流也而未聞其詩即無詩亦已足傳况又見其詩若是我序而行之庶幾作碑無愧之遺意雖未識君君之精爽必攬爲知已而答響於千山

烟雨之間未可知也

屠宸楨醉經草堂稿

滄浪漁笛譜

任潢南軒唱和集

王烈九峰秋鳴集

董枏詩集

王世奇蒲江草堂詩集

張德純儀禮箋

周禮箋

詩經解頤

孔門易緒

彭維新序畧羣言淆亂喪諸聖孔子贊易揭作易之
要示人用易之法疊疊乎言之三才機緘無不呈露
故由象象繫傳以求文周卦爻之辭因以上溯義畫
其于易也思過半矣淞南張先生學問淵洽尤覃心
于易著孔門易緒淵源洙泗不為眾流所汨其為說
也脩辭變象占引而歸諸人事為目三日經緒日傳
緒日緒餘經緒醇乎其醇其傳緒之章段分合與緒
餘之圖譜諸說間與舊說異同然皆深思寔驗所得
非郢書燕說者比至復古易辨卦變條剖確鑿總斬
不詭于聖人之意吾見是書出與程傳朱義分羽翼
遺經之功矣先生有孫曰鳳孫敦行能文章亦窮研
經學手錄斯編至于再三能繩祖武而大恢厥
緒者已

雜騷節解

王原序畧屈子離騷之詞文義古奧託旨淵隱取材
博而况譬繁雖博雅之儒未能遽識其津涯驟通其

句讀也淮南王之傳世已無傳自王逸章句外又有
郭璞之傳劉沓之草木蟲魚疏徐邈道騷之音洪興
祖之補注考異黃銖之協韻其書或存或亡至朱子
以賦比興釋詩之例為集註一書後世學者之所誦
習也南田張子以為屈原之作自為一子不必比附
六義而三百篇之可與可怨者習其詞而自得之別
為節解一書比次舊文間傳新義津逮後學務歸明
暢既脫稿自常山郵書請序受而讀之於余意釋然
有合由是通其句讀識其津涯足以發古人之覆而
導疏義之支雖謂是書為三閭之知已紫陽之功臣
無不可也因書以復張子即述斯言以為序張子
名德純吾邑人康熙庚辰進士今為常山令云

淞南詩鈔

趙士崧虞菴雜吟

范超同叔詩學

茅藩玉山吟

黃朱芾崧村詩鈔

余懷序畧雲間才藪自機雲以降代有聞人崇禎季
年陳黃門夏考功李舍人輩極一時之盛余生也晚
猶及與陳李遊雖世界滄桑而山河未改庚辛之際
訪舊重來風月寬閒繫舟潭柳士女翩翩文酒跌宕
三十年如一日善畫者寫為圖不減西園玉山也青
浦為雲間屬縣諸乾一進士修葺九峯靈秀所鍾蔚
為才子于是黃子奕藻出焉所著崧村詩鈔大抵皆
本性情故君親朋友天時人事三致意焉溫厚和平
不矯不溢艷而不靡豪而不麤原本風騷表揚祖德
非近世爭花鬪草妃青婉白之比也宋初詩人與唐
相頡頏至山谷老人清新奇妙自成一家黃子揚祖
德以上溯分寧摩圍崧村遙相接也誰謂古今人不
相及哉

浮舟倡和集

張三秀醉墨堂詩草

黃張美東臯唱和詩

曹爾謹梧桐軒集

曹偉謨南陔集

曹純鑾江雜草

陸晟爾齋類稿

蘭筍山人集

邵崑四村稿

陶龍徵問菊軒集

曹紳尚志軒詩

呂樾終南詩集二卷

張鵬翀序蓋屋為秦漢時望邑地居終南之勝古所稱輿區神阜自唐以來推京輔之重名蹟不可勝數而樓觀如白香山李玉谿輩皆宦遊於此而傳其韻士所吟眺如呂君開藩宰是邑除煩解苛務與民休息政修者也呂君開藩宰是邑除煩解苛務與民休息政修人境內無事暇日覽山川之境舒憑弔之懷得詩若干首既以直道左官襍被徑去久而民益思之松風泉韻猶彷彿與令君相訓和焉予在京邸聞而慕之君以補官來見遂索讀其藁蓋予為諸生時往來峯御間即與君定交君之壯遊幾十年吳頭楚尾趙北燕南所至不啻萬里其見于詩歌者豪宕感激居多今是集所載則和平樂易有大絃春温之意不獨懷古情深君之治蹟亦於是可見已仲冬之望君以高蹈南歸徵予為序館事少暇聊誌數語于後俟整邑之君子稔君之治績者而授簡焉袁載錫序畧先生天姿超妙其詩抒寫性情不事雕繪不加粉飾信筆即成在西秦閩終南之山水鄴杜之人文時或轉運窮遠會讞隣郡車轍所至一切名區古蹟梵宇琳宮靡不俯仰徘徊窮其幽勝至于黔黎向化父老攀留猶想見西京盛時龔黃召杜遺韻又不獨以區

區文墨傳也

環谿集十卷

袁載錫見聞麗記十卷

唐孫華序畧古之著書者若注經若選史卷帙浩繁皆竭一生之精力積數十年之久故事難而功鉅及其後變為說部就耳目所睹記小言瑣事哀拾綴緝如職府之碎金大庖之雜俎載筆差易其言往往有裨勸戒亦大雅所不廢也唐之說家或琴挑目語閨房兒女之私或鬼簿靈跡齊諧之錄供觀者一矚而已宋人所撰者如癸辛雜識齊東野語避暑錄見聞錄程史諸書間可以補正史所未備君子猶有取焉吾友袁子南樓讀書好古為高才生每試輒壓濟偶顧屢不得志于場屋橫經講授所成就門弟子甚眾佔畢之暇隨所見聞次之鉛槧日久成帙謂之見聞麗記及門之士請付殺青袁子不能拒也余觀其所論海塘賦役賑荒諸事皆有關於國計民生而其餘所綴述亦皆詳覈雅正信而不失之誕直而不

藝文

失之許使夫善者足以勸而不善者足以警于以厲風俗觸人心視唐宋諸說家有餘矣

陸箕永賜書堂存稿

金昴選幽居詩稿

徐薊坡序畧金子柱峯隱於醫壬辰冬造余淇水邨庄出會王父澹民先生詩稿丐余弁其端且曰吾沈谿曩時有王氏者喜為詩好客常起十友樓壺觴吟眺吾祖蓋十友之一也余讀其詩平易冲和於宋近陸放翁于明在華泉迪功間庶幾成為隱君子之詩歟先生不徒以詩鳴于藝事無不通尤精岐黃理柱峯蓋世其業云

張梁澹吟樓詩鈔十六卷

沈大成序畧自柴桑倡為間遠自得之詩而唐之嗣響者王孟韋柳後先代興不求之于辭句而合之於志趣得其神而遺其形從乳出酥因指見月其于詩也精矣芻花先生自康熙癸巳成進士入

內廷校書既竣告歸以文史自娛甲辰後徙居灑湖之濱菴花觀稼稀入城市自編平生所為詩曰澹吟樓詩鈔凡若干卷其詩上擬柴桑而出入於王孟四家不規規于字句之間而一以閑遠自得為宗超然妙悟佇興而作皆造微眇遺貌而取神其真善學古人者乎吾觀柴桑當滄海橫流之日居貧守約王孟諸賢遭逢出處或不能自如先生則生屬休明席世美蚤取科目而能蕭然自遠定迹幽栖優游以鄉先生終尤為不可及也已先生嘗于他所見余詩以為可與言易簣前語其諸孤必屬余為序古人有言得一知已可以無恨余未及見先生而先生之遇余與素心晨夕無異使其尚存則余之奉教當何如耶此余序先生詩而為之慨焉永嘆者也

幻花菴詞八卷

邵成楨椽軒詩文鈔

楊陸榮經解臆叅

五代史志疑四卷

梁穆序畧昔人謂歐陽公撰五代史當時將相齟齬又當禮崩樂壞之後故其文章表見止此若處先秦楚漢之際敘事何減史遷也其為唐書則與史官分局視草而五代史皆出于公所自勸於慎可知乃偏駁復錯猶或未免在當時已有議之者即坡公亦不能謂其無訛此我采南楊子志疑一冊所由不能已于作也采南于書無不窺尤遂于史學貫穿彙括析疑摘謬袞袞不休聽者屈服志疑其史學之一種而猶未敢自謂其必然也歐陽公早朝詩有牙牌當殿報班齊之句李德芻疑用牙牌字陸務觀為之遍攷朝儀未得故事然曰歐陽必不誤當更博攷舊制此即志疑之意也且我聞韓魏公嘗取新唐書列傳命歐陽公看詳改正公曰宋公前輩所見不同且于此日久功深我可掩其長哉歐公之用心如此宜乎數百年後有好學深思如采南者為之攷訂揚摧歸于至當豈以掩其長務使公之文毫髮無遺憾耳天下後世之讀是史者取志疑一冊覆按之庶讀書家之心眼日以細著作家之風氣日以上豈獨為歐氏之

功臣已哉

三藩紀事木末四卷

陸榮自序畧闖成肆逆禍及君后明之子孫臣庶不能討矣

聖朝念萬古君臣之義不可以不正赫怒興師

真人出而大難平有明諸藩憑藉

威靈共剪殘孽迨乎罪人斯得籍土來歸上順天心下從

聖朝取天子稱之曰仁當是時取殷之天下者周也

相衡判若天壤乃微子可以歸周諸藩顧思僭立仁

者固如是乎然猶藩之者何也曰不沒其寔正所以

不子其僭也其寔藩也則明之祖宗未嘗以統授之

也明之百姓未嘗以統歸之也上不以其寔正所以

統歸而妄干大號是僭而已矣僭竊之人王法之所

不宥然則諸藩之身膏斧鑕夫亦其自取焉爾西春

多暇檢閱遺編因類

次其事書之卷首

殷頑錄六卷

陸榮自序

聖朝以忠孝風勵天下甲申定鼎燕京凡明臣之死闖難

者悉

賜上謚既而南北合一車書大同又復屢下

明詔訪求湮沒法立而教行其宏獎多士之誠光于天下

固不乏人而違天逆命之徒亦復所在多有何哉榮

聖德下之又獲追隨史館忝預校讐之末惟是貪竒好

僻稍有見聞日積月多遂盈卷帙蒐輯維勞未忍捐

棄且以補正史之缺而備攷訂之資者當亦通人之

所不廢焉爾然榮竊因之有感焉

真人既出大命攸歸有定之天必非一手一足之所能挽

楚材晉用亦視其抱負何如耳即曰死吾分也顧死

之道亦豈可一例論哉有以節死者事非為名心期

自盡上也苟其事既不集死復未遑南八志欲有為擴

廓蹶而復起崎嶇險阻經歷歲年又其次也至於本

無其勢妄思起事一夫倡呼萬姓塗炭斯其下矣由

前二者而言不知命者也其為罪猶小由後二者而

言則上孤

聖恩下殘民命其為罪甚大然死者人之所難而罪者人

之所諱獲罪而不免于死尚思避焉死而適足以甚

其罪此真智者之所不為亦愚者之所不蹈而若人

者獨怡然就之以自棄于

聖世此論世者所為撫卷長嘆者也詩不云乎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若人之謂歟

李士元一齋焚草

倪綸雍門吟稿二卷

倪暹雪軒近稿

林企佩龍江集

詩史

唐璟南樓草

唐瑗竹塢吟

唐瑄老子注

瑄自序畧史記老子傳載孔子適周問禮一事嘆曰
 吾見老子其猶龍乎老子所云驕氣多欲態色淫志
 詆譏孔子語皆無當且老子不類五千文頗不可信老子
 之學以無為本以柔弱為務與聖門之教人大相乖
 舛則學聖者何取焉然吾竊深思而得之蓋自周室
 東遷以來變故曰乘風俗衰壞智欺愚強凌弱眾暴
 寡質勝文漓澆淳散樸凋敝而不可救老子以為大
 亂將至矣且若預知夫戰國兵爭秦人兼并烹滅諸
 侯屠戮生靈焚書坑儒之慘故其不得已之心欲以
 微言挽之障狂瀾以一坏拯車薪之火以杯水其畏
 曲亦苦矣由是以觀老子真至誠前知之聖人心乎
 救世非如莊周之謬悠曼衍而已也故吾謂孔子志
 在先王其立教也正而顯老子憂在後世其立說也
 微而深兩者殊途而同歸如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

無也若其以無為本何也蓋天地萬物豈遠有乎天
 地萬物豈終有乎有生子無復歸于無也人人所知
 也然則無乃本也羣有乃末也舍本而驚未有未
 濟者也然知本之當守而遂致綱紀儀度蕩決廢弛
 階之厲也老子不云無為而無不為乎夫無為而無
 不為盡之矣仁義聖智禮樂刑政一以貫之矣誠一
 可該萬萬統于一也至其作用以柔弱為務蓋萬物
 之始生也必柔及其壯而堅強而老死隨之故以此
 知生死之由分且又熟悉乎陰陽牝牡之判合其動
 靜上下損益久促之所致以異理有必然物可相證總
 以厭好勝者之心而制其剛果之氣使之漸反于始
 生之柔弱以幾于道也是故守雌處辱不爭而勝無
 為而成恍惚元妙神化不測嘆為猶龍夫豈為過哉
 因暇讀之稍為詮解愧未究其精奧而姑舉其大旨
 此如

怡齋唱和

趙太樸橘鄉甲癸草二卷

唐瑄序畧詩之作由乎人心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
自有明李何王李諸家倡為復古之說于是家自以
為曹劉人自以為李杜其流極至于雷同勦說而不
復自為一詩之所以衰也我友橘鄉趙子博綜羣
籍尤邃于經學自漢唐註疏以及宋元諸儒之說咸
能得其要領其論詩則以抒寫性情直陳所見為宗
少年時嘗以所作數篇質諸西亭先生先生亟賞之
謂為直入唐人之室而君固弗是也曰我之詩亦任
我意為之耳何心于取唐人而擬之哉故生平無擬
古之作而所作皆卓然可傳觀其甲癸一編可以得
其概矣君天性誠慤篤于倫紀讀書不求仕進課徒
之暇手鈔經史古文不下數十種援引前言參以已
意形聲訓詁無不考究嚴確行將出而問世固不
僅以詩傳也即以詩論亦古所稱豪傑之士哉

陳旭照芝陽集

邵致旦臯川散草

邵成正序予兄廸後隱居臯涇躬耕之暇研精經史
所著論辨數十篇能闡前賢所未發間為長律截句

涵泳性情敷陳景物不屑為雕繪鑿刻之習性懶不
自校讐甫脫稿即棄去歿後再徵姪從廢篋中檢得
之重為繕寫又從親友之所誦述寺觀之所留題集
成若干卷余取而讀之中多省躬訓子之作世之有
明鑒者觀其詩可以知其人矣

胡闇金谿草堂詩

周吉士南堂學詩草

杜昌丁藏行紀程

王鍾秀坐花軒詩草

蔡瓏詩草

李煥榮園草

陸明潛齋稿

汪永安紫堤

一作諸翟村志

王晦序鄉城皆一統也然鄉村故蹟入縣志則甚畧
入府志則尤畧以畧始者久而必遺况地兼兩郡三
邑如紫堤江者安所得彙各乘而詳觀之此邨志之
所由作也按紫隄原稱盤龍塘與嘉定上海青浦錯
壤宋以前莫可攷其建廟築橋則自元迄明僅存歲
次而人物之不傳者已多余嘗經行其地畧觀土俗
民風或為余言一切往蹟俱在蒼茫明昧間及今不
志并此民軼矣且古之君子所為正己以正人者不
越戒勸兩端即可志之言行節義一一表而出之使
既為善者曰善固人不我忽也末為善者曰善乃人
所共尚也則善益勉而不善者知所懲移風易俗之
功胥于是乎賴行見邑采其可傳者郡采其尤可傳
者郡邑之志因是益備斯畧者不至於遺而是鄉遂
以不朽寧謂地兼兩郡三邑之村其為誌可或已哉
平陽耜雲子攜其尊人新著一書介余弟笠南專以
相示展閱大畧寔獲吾心不止曩日經遊宛乎在目
也聊識數語而歸之

王爾淑樸菴遺稿

王丕烈春暉堂集

莊有恭序我師東麓王公歸道山垂十年令嗣吹和
孝廉梓詩集行世貽書問序於有恭陳編盟誦手澤
油然迴思立雪坐風光景如昨平生諸言恍猶在耳
乃歎吾師之不專以詩傳而詩已足傳吾師也吾師
之教人勤勤以內植其躬外廣其德為訓在諫垣時
篤業上動

宸聽而視學則先器識秉臬則重平反其審聽之誠常有
感動鬼神之事雖未竟所用而德之被於遐邇者至
今謳歌不忘居常論人生德與功重而言為輕言而
出於吟風嘲月妃白儷青尤非所重也自少時聲蜚
庠序已以能詩名入翰林館課輒冠諸前輩迨歿歷
中外舟輿所及畿輔粵閩嵩洛諸都會凡名山大川
動多題詠篇什不可勝數輒隨手散去篋中所存無
幾吹和廣為搜輯既勤且久始得釐為四卷迄今讀
之其聲和以平其辭悱以惻其旨皆原本于三百篇
事君事父之意信有得于溫柔敦厚之教而非吟風

嘲月妃白儷青者比嗚呼足以不朽矣唐如裴晉公
元道州輩所傳詩句無多而忠君愛民大意流示無
窮觀其言即可以知其德殆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
如者歟知此可以讀吾師之詩并可以無疑卷帙之
已儉也

曹一士四焉齋詩文集十六卷

沈德潛詩序古人之作者求達其意而不惟語言之
工故詩之作可以表性情將忠敬厚倫紀而讀其詩
者有以規其人品之立與風俗之盛又其甚者薦之
廟朝於以成政治格人鬼而導一世於和平之中蓋
詩之教如此其大也後之為詩者不探作詩之旨而
惟求工於一章一句一字之間穩順體勢稱量對偶
調和聲律極生平攻苦用心非不憂憂焉異於衆人
而生平之攻苦用心者祇以詩人自鳴而詩外初無
事在則其自待者亦已小矣黃門曹濟寰先生不以
詩自鳴者也窺其胸中抱負靜而淵涵觸而攄寫有
蘊蓄於未言之先洞達于方言之時游演於既言之
後者以故無意為詩而不能不見諸詩無意求工而
不能不出於工今讀其擬古懷古詠史出門辭親敷
陳經濟之作俯仰古今今日空四海才高而心抑氣雄
而慮沉小足以淑一身大足以經邦國近足以通幽
明遠足以垂天下後世洵乎有得于詩人之教而豈
斷斷焉較量於三唐兩宋元明之升降也耶憶三十
年前予與先生常會于暨陽金陵間尊酒談讌先生
酒酣耳熱歌呼起舞舞謂他日擔圭爵立朝右我輩當
言天下不敢言之言為天下不肯為之事衆賓聞之
相視而嘻後予晚而始遇抽身早歸無所建白深用
自慙而先生官侍御遷黃門侃侃稜稜不媿牽裾補
衮之節追念昔言允能履蹈宜其見之詩者不欲小
于自待而惟求工于一章一句一字之間也令嗣菽
衣昆季刻遺集成屬予草序因
推詩外有事在之旨以序之

陸江藻恒新堂詩稿

金澹鈍餘稿五卷

僧續行印譜

盧世昌序畧余向客雲間已知峯泖高衲岳菴精金石文一時藝苑罔不重若燹鼎恒心焉慕之乙酉秋過珠谿始得相晤風神閒澹出示印譜一册點畫本之說文疎密運以匠意參以鐘鼎敦貞款識神完氣足化乎古不域乎今一時無兩誠斯道之功臣匪直為藝林珍玩已也余摹隸書三十年于六體粗加討論閱是册有同心焉故即其相慕之久相接之歡序之聞岳菴有徒曰崖精繪事其所為山水酷類大傑亦一時傑作云

潘肇振遺安堂稿

胡鳴玉訂譌雜錄五卷

王原序明季吳郡洞庭山有蔡藍田翁者精熟文選弁洲先生延之家塾其所誦授聞者無不掩口胡盧日見翁不識字不知其所訓皆古音也其學藍本於聞儒陳季立氏陳氏有毛詩古音攷本證旁證援引班班然無一字無來處其後崑山顧寧人著音學五書謂詩易皆有本音以古音正唐韻作古音表釐定

韻書其說更宏備自謂發千古之覆成一家之言未幾武林毛大可氏起而辨之以為顧氏之所謂本音者大抵轉叶三聲也其書後出遂足折五鹿之角甚矣學問之無窮辨正之難一而著書之不易也余攷經傳子史音同而字異音字俱異而義同者如禮記曾子問之瞿然後漢申屠剛傳作懼然左傳之黑肱公羊傳作黑弓公羊傳之弑其君舍左傳穀梁傳皆作茶左傳之圍緡穀梁作圍閱詩之騶虞東方朔傳作騶牙月令地氣沮泄呂覽作且泄荀子問嬖子奢注即子都春秋傳屠蒯即檀弓杜蕢史記亡名與亡命同漢楊孟文石門頌斜谷作余谷韓昌黎諱辨杜度邱薩與騶期禹兩類舉果孰為正字孰為正音哉即廣韻一書四聲之律令也而夢衆之入東審訟頌之入鍾解妓何之入支脂醜之入魚聚之入虞紙之入齊鎮之入真但之入寒偶舉之入仄聲之見平韻者累累也黃有七音湛有七音其一字而三音四音者某某一讀某某一讀其一字而注家各異者不可以更僕數也若音韻之最嚴者莫如律詩而後人之宜法者莫如唐人然而元稹痞卧聞幕中諸公徵樂會飲詩一生長苦節三省詎能怪元宗答張說扈從鼠

雀谷詩背陝關山險橫汾鼓吹震孫逖奉和李右相
賞會昌林詩百泉繁草木萬井布郊畛怪震畛仄聲
字也唐韻所不載唐人於律詩用入平韻至宋毛晃
反因唐人用之增入震畛而怪字終不入韻後之學
者未讀萬卷綜異同而欲執一成之說以定古今文
字之形聲義疏豈易言哉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
食其蹠數十而後足蓋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足
以容大也稽諸載籍先覺諸賢會粹綜覈其書多矣
或原物始或正習訛或析古書之同異或別訓故之
源流隨取而足凡以嘉惠後學而人且皮閣不觀村
塾陋儒目未嘗見方音里諺習而不察膠固日久罔
知是正吾邑胡子廷佩年甚少才甚高志甚銳思糾
正之往者正四書音讀著有稿本今又卽日用恒言
同然一辭惜不知其舛誤者標數十條博徵而臚辨
之釐爲若干卷其用心可謂勤矣或者曰事君之原委
未流之爲授劑氏以廣其傳而或者曰事君之原委
論相馬也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馬教其所愛者
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有其所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
也飲白王之廄而無當孰若瓦甒之適于用也因胡

詩草二卷

沈懋功倚樓吟

子之是錄而博通焉是在乎善學者沈德潛序周
禮地官保氏掌教國子六書鄭康成注條分縷析繁
如日星迨後許氏六義之說寢微遂致字畫音聲之
謬以及用古沿襲之訛指不勝屈予於說詩晬語中
曾爲釐正畧而未詳竊欲哀輯成編附於顏氏師古
匡謬正俗之後忽忽有志未逮青浦胡子廷佩予老
友也舊有訂譌雜錄一刻風行藝苑君生平精雋校
凡有以詩文集就正者必瘁慮覃思爲之正其剗闕
之譌絕無隱諱予嘗謂其以古道自處復以古道處
人非妄歎也前此張進士天農中翰學圃葉徵士木
君咸以直諒多聞見推豈虛語哉今雖年越七十而
手不釋卷著述日新訂譌外尚有三傳傾液國語國
策拳芳老莊取琰行飯麗言耕餘偶輯等集其爲書
也皆足省檢勘之煩資聞見之益當俟刻成爲之序
以攄其蘊而廣其傳好古之
士必不以予言爲溢美也

朱位行蒔香書屋詩文稿

呂仁榮豹隱軒詩存

陸文啟琴谿詩草

陸文藹西霞詞一卷

董岳秀正誼堂詩稿

陸貽穀延青書屋雜鈔

林如璋詩一卷

徐蕪坡詩詞集

古藻堂詩話

附 閨秀

顧姒未窮集

王原序畧錢唐山秀而靈水清而媚菀蘊鍾毓發于
人文生才不盡波及閩幃若吾友鄂友于淑配顧夫
人洵閩幃之秀特也其詩清新婉約置之晚唐南宋
人集中殆不能辨其他文辭雖不多作而書翰精妙
尤所擅長友于名家子移居青浦剛腸傲骨不受人
憐夫人固知之而恒安之相與酬和以忘其貧令子
觀成有異才早歲遊泮宮資束修之入以供晨夕比
夫人歿以詩授觀成觀成奉以請序余觀列女傳女
宗大家之倫咸以婦德有文采流於史冊而黔婁柳
下老萊之妻皆能安貧樂道其高行芳躅可以風世
而砥俗今夫人長於吟咏富於篇章而其內行醇脩
乃兼有之與古人絜長較短詎不足比跡媲美乎夫
人名姒字啟姬卒年若干
歲友于名曾觀成名林昂

顧英挹翠閣詩詞集

李果序吾吳閩中著作近代如徐恭人小淑陸大家
卿子沈宜人宛君絡繹考槃鸚吹諸詩有倫有要皆

淵雅可誦今讀顧安人挹翠閣集殆有過之安人為
 吾友印江令張君堅孟之配尊甫主事止園先生以
 詩稱于京師其學有本源名流滿座論議風發高會
 無虛日安人庭幃中親承指授其為詩氣清而和不
 事摹仿有題外之意而又熟諳史事其見利害成敗
 甚審皆其得力于家學者多也然以余論之徐與陸
 皆履順境得意為詩宛君後雖栖跡空山有女昭齊
 瓊章相依致亦差樂而考安人生平幾與憂患相終
 始其大者嘗盡棄其資裝以補翁常山合通帑金數
 千印江以舊事牽累且測安人瀝血書遺其子
 少儀詣

關哀顛營救萬狀事卒解中歲家落往往日午求舉火安

人務得甘麗為翁姑歡嘗雪夜衣單衣就火甕率子
 婦女孫孳績徹曉蓋蕭然貧窶之中而能與境相忘
 吟咏不輟故其詩無雕績近習得風人之旨此固不
 僅與徐陸諸家相伯仲也少儀既以才屢薦至是為
 貴定令安人年六十餘迎養于官而歿少儀復以經
 學應徵臨行出遺集屬序將鏤之板此孝子志也劉
 知幾論古列女以徐淑之賢范蔚宗不為立傳以為
 慨歎印江與安人何異秦徐他年必有能載之簡册
 者知不獨以詩傳也其小令
 曼詞亦飄洒絕塵并及之

陸觀蓮蔣湖寓園草

及墨姑詩

墨姑自序墨三歲飄零從二親于外郡十年夢想思
 一返於故園蔣湖以避水而來舊廬若望洋而止老
 母倚北堂而興歎中夜挾寶瑟以長吟非無慰藉之
 詞寔多於邑之調晨窗乍啟瑠璃之硯匣自隨夕幄
 初薰翡翠之筆床不去以是長見笑于隣女不解看
 花或見誚于閨人何知鬪草愁由此遣緒以此深矣
 駕言當秋移家渡泖覽九峯之奇勝髮髯金庭占一
 壑之幽閒飄飄雲嶠精瓊糜而延佇齊玉軼以上馳
 日父曰兄尋采藥之赤松旦暮可遇為母為女盼傳
 書之青鳥閨閣匪遙爰奉命于慈闈篇分甲乙冀流
 徽于彤管字辨宮商庶幾染翰而
 成不須石墨含毫以待有取青茅

陸鳳池梯仙閣餘課

張汝傳繡餘草

宋玉音紅餘稿

顧步絮愁集

張藻培遠堂詩草

張佛繡職思居詩鈔二卷

曹錫珪拂珠樓詩鈔

文政癸未

